

不已。

上掌翻時

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夔道以南。

地理志夔道縣屬

健山

險高深。茂多毆衆遠居。

同與

費以億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

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什四。

師古曰發人營財十取其四也。營與貨同。

空破梁州。功終不遂。

非改益州曰

梁州師古曰遂成也。爾雅註梁州以西方金氣剛強強梁也。

宜罷兵屯田。

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爲長沙連。

率。

非所

粵揭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

師古曰枚根者太守之姓名。嶺音髓。任音壬。

○翟義

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之。

師古曰剝剖也。音口。胡翻量度五。

臧。

五臟心肝脾腎也。周禮有九藏。註曰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臧疏曰正藏五者肺脾心肝腎。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

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爲九藏也。六府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

受靈故謂之爲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

八十一難經說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

府也。故不入九藏其餘臧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以竹筴導其脈。知

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師古曰筵竹挺也音庭按醫書小腸有三部六經合

肝少陰在左手關上屬足太陽經陰與肺在右少陽經合胃足少陰經合手太陽經與大腸

右手陽明經合脾部在右手關上屬足少陰經與胃足少陰經合手少陰之脈起於心

系却上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俠咽系目其直者復從內

後廉抵掌後兌骨之端入腕出蹠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手太陽之脈起

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蹠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手太陽之脈起

交至目兌管却入絡心循咽支者別頤上屬小腸其支別內皆足厥陰之脈上

起於大指聚毛之際入陰毛中環陰器抵小腹俠胃屬肝絡臆上貫膈

之脈下頤裏環唇內其支復從肝貫膈上注肺足少陽之脈起於目兌從

目系下頤裏環唇內其支復從肝貫膈上注肺足少陽之脈起於目兌從

入缺盆其支出者從耳中出行走耳前至目兌皆後其支別者自兌皆下

大迎合手少陽於頰下交頰車下頸合缺盆下胃中貫膈絡肝脇臆下

脾脈中以下循足附上入小指次指之外間其支者從直下抵絕骨之端下

出外蹠之前循足附上入小指次指之外間其支者從直下抵絕骨之端下

骨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甲後別入跟中上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股內後廉貫心
脊出絡心注胸中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
肺出絡心注胸中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
巔入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者抵腰
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膈中其支別者從
薄內左右別下貫胛俠脊內過脾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
出外踝之後循下京骨至小指外端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
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下後
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下後
直出大指內廉入其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大指外廉循膈內前廉上廉出
合谷兩肩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大指外廉循膈內前廉上廉出
出額肩之前廉上出柱骨縫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膈右之腸左其支者
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縫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膈右之腸左其支者
鼻孔上足太陽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竅入腹屬上內
前廉上足太陽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竅入腹屬上內
起於鼻交頰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頰
後下廉出人迎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氣內
迎前下廉出人迎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氣內
廣下伏免臍下入氣膝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中至氣充而合以下
關抵伏免臍下入氣膝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中至氣充而合以下

三寸而別以下入大指間出其端手厥陰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陰
膈三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脇下腋三寸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
少陰之間入肘內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手少陰之脈起
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次指之間入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
循臑內上肩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交膺中散絡心包下膈徧屬三
焦其支者從臑中上出缺盆上項俠耳後直出上耳上角以下屈下頰至
頤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却出至目兌眚師古曰○是歲遣大使五威
云可以治病者以知血脈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

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駿

欲襲擊之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降戶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

分爲數部將卽亮翻下同莎素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帥所駿

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犂危須國兵爲反間姑墨國王

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封犂漢還共襲駿皆殺之欽後至焉耆焉耆兵

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師古曰填

封剽胡子師古曰剽絕何封爲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龜茲音

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

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王茅土於明堂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

之士師古曰尚書禹貢包匭菁茅儒者以爲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菁此言以菁茅爲一物則是謂菁茅爲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

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

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各取其方土裹以白茅封以爲社

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以奉之也菁音精

告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莽好空言好呼到翻慕古濩多封

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秋八月

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以五石銅爲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鑿治之師古

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鑰石之爲若北斗長二尺五寸長直亮翻欲以厭勝衆兵師古曰厭音一葉翻旣

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一也酒二也鐵三也名山大澤四也五均除貸五也鐵布銅冶六也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爲之賈音乘

傳求利。傳知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翻府藏

不實。藏徂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筭。下遐每一筭爲設科條

防禁。爲于犯者罪至死。姦民猾吏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

以下諸有奴婢者。調徒率一口出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

筭諫。莽大怒。免常官。灑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

讀曰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師古曰旁

浪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別。別彼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

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覆敷救翻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余謂此以水爲諭漸浸而至

於也。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

洲縣即其地。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莽改縣令

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弓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地理志海曲縣屬琅邪郡。賢

曰故城在密州營縣東其衆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苽而食之

荆州南部南陽南郡桂陽武陵零陵江夏等郡爾雅曰芍鳧苽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根黑色可食苽音才支翻芍音胡了翻

更相侵奪更工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地理志新市縣屬江夏郡爲于儻翻諍與爭同

晉王沈釋時論闕其勇敢於變諍叶韻平聲古字多假借用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孔安國曰渠大也帥所類翻

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

於綠林山中賢曰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荆州

當陽縣東北余按郡國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

綠林山則以離鄉爲聚名聚才喻翻臧古藏字

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

即就也就其相聚爲盜處而赦之也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復扶問其故皆曰愁瀆禁煩苛

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

八翻下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說讀曰悅

五年春正月朔。北軍南門災。北軍壘門之南出者也

○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荆

州牧。見問到部方略。

引見而問其方略也。見賢通翻

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

漁采爲業。

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菓之屬。

間者國張六筭。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

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

牛種食。

種章勇翻

闕其租賦。

師古曰。闕寬也。

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天下

吏以不得俸祿。

俸扶用翻

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國二

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

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二。以助邊急。

助邊費之急也

公府士馳傳天下。

傳知戀翻考

覆貪饕。

師古曰。饕音士高翻

開吏告其將。

將卽亮翻

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莽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三印。發覺。自殺。

莽傳功崇

公國於氣城郡三印一曰維冠在已夏通被皮義翻宗妹妨爲衛將
水二曰肅聖寶繼三日曰德封昌圖畫古畫通被皮義翻宗妹妨爲衛將

軍王與夫人坐祝詛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殺婢以絕口與興皆自殺○是歲揚

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

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師古曰恬安也好古樂道好呼到

落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桓譚曰揚雄作

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

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揚雄謂之玄玄政

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而

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

竟八十一而徧不可增損以三十五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師古曰舛

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詆

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詆

異辭以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音火高翻雖小辯終破大道

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號曰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師古曰忽。謂輕也。唯劉秀及范

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師古曰無比類。鉅鹿侯芭師事焉。服虔曰芭音葩。大司空王

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

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

能動人。揚雄字子雲。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

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好呼到翻。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

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

則必度越諸子矣。○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莒縣班志屬城陽國。續漢志屬琅邪國。邪音耶。衆百

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

安。實曰逢音服。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復扶又翻。共

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刁一作力。姓譜力黃帝佐力。牧之後漢有力子。

亦起兵鈔擊徐、兗。鈔地交翻。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烏累單

于死。累力追翻。弟左賢王與立。爲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鞮丁奚翻。與旣立。貪

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伊墨居次云。女弟之子醯犢王。且子余翻。師古曰。犢音讀。俱

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及須卜當會。

因以兵迫脅云。當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

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調徒弔翻。而匈奴愈

怒。並入北邊爲寇。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

下。下書自言己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新樂莽所作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丹蓋自甯

始將軍更工衡翻益州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雋夷人大牟亦叛。

殺略吏人。按後漢書棟蠶若豆益州夷人。音髓。莽召丹還更遣大司馬

軍郭興庸部牧李暉擊蠻夷若豆等。更工衡翻太傅羲叔士孫喜清潔江湖

之盜賊。莽以太傅主夏故置羲叔官士孫復姓。姓譜漢平陵士孫張爲博士明梁丘易。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

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以

爲諭師古曰東方人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翻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訾與縑帛

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續漢志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

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多少各以秩爲差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又博募有奇

技術可以攻匈奴者。技渠綺翻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

度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所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

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

兩翼

師古曰羽本曰翻音胡隔翻

頭與身皆著毛

著側略翻

通引環紐

紐女九翻

飛數百步墮

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莽之欲誘

迎須卜當也。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

語中國。語牛倨翻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橐街。一胡人耳。不如

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

徵將軍。令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廡。未發。尤素有智略。非

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數所角翻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

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大司空議曹史代郡范升。漢公府諸曹有掾有史有

屬皆公自辟置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間古覓翻臣以下不

非其君上爲忠。賢曰論語孔子曰孝說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之言

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其君者是忠臣也令衆人咸稱朝聖。朝直遙翻下同皆曰公明。蓋明者無

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

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

元元民也。良善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焉於虔翻。

公以爲是而不

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

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

遠者不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

謂人心不便於莽之法令也。

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踵循敗事之後。

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蒸藷不充。田荒不

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

貂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謂京輔之民亦將爲變也。

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

縣。

縣讀曰懸。

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翼平連

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

地理志北海壽光縣莽曰翼平師古曰言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率所類翻訾與贊同。

莽復三十取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爲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言之。青

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地理志東

菜不夜縣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長直亮翻來至臣府欲奮擊胡虜。自謂

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名瀕厓也。神仙家言蓬萊有五城十

樓二輶車不能載。輶音遙。小車三馬不能勝。勝音升卽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

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枕職任翻。箸遲倨翻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

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賁音奔迎之於道。京

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示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以莽字巨君諷

言毋得篡盜而莽聞惡之。惡鳥路翻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

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而使我致霸王更音古衛

翻徵博下獄。下遐。嫁翻以非所宜言棄市。○關東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衆

寔多。至六七萬。

地皇元年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

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瀆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

諱也。須待也。許元翻。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韋昭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

已。○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復扶又翻。師古曰。厭音一葉翻。下書又曰。予之皇初

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大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

至士吏。凡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文。

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

皆有大將軍偏裨校尉之號焉。州牧爲大將軍。卒正連率大尹爲偏裨。將軍屬令長爲裨將軍。縣宰爲校尉。乘

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師古曰。見。謂見在也。傳車

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秋七月。大

風毀王路堂。莽改未央宮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路大也。莽下書曰。乃壬午舖時。有烈

風雷兩發屋折木之變。

申爲哺師古曰烈風烈暴之風折而設翻予甚

恐焉。伏念一句。迷乃解矣。

師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乃解矣蓋取舜烈風雷雨弗迷以爲言也

昔符命

立安爲新遷王。臨國洛陽爲統義陽王。議者皆曰。臨國洛陽爲統。謂據

土中爲新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

言疾雖有瘳不能平復如

其初也

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惟卽位以來。陰陽未和。穀稼鮮耗。

師古曰鮮古

少也耗減也鮮昔先踐翻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夏戶雅翻人民征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

恐不自安之意也錯七故翻

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爲新遷王。

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

古曰遷猶僂耳不勞假借音

臨爲統義陽王。○莽又下書曰。寶黃厮

赤。服虔曰以黃爲寶自用其行氣也厮赤厮役賤者背衣赤賊漢行也厮音斯

其令郎從官皆衣絳。從才用於

○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甲申。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

親廟四。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

高居傲翻餘廟半之。制度甚盛。博徵天

下工匠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賂驛道路。師古曰賂驛言不絕窮極百工之

巧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是月大雨六十餘日。○鉅鹿男子

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

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桀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

侯。○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事見上卷始建國二年沮在呂翻犯灑者多。

不可勝行。勝音升乃更輕其灑。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

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類寐翻又類脂翻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

免官。○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爲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

身短衣小襦。乘牝馬柴車。藉橐。以瓦器飲食。師古曰柴車卽棧車藉橐去蒲藉也喪古袖字余按

漢氏之盛乘特牲者禁不得會聚至鄉閭阡陌皆然又以歷遣公卿。遺

朝市之間從可知矣尊爲上公而乘化亦以矯世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師古曰赭幡

故翻汚鳥莽聞而說之說讀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稱

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封尊爲平化侯。○汝南郅憚明天文歷數以爲漢必再

受命。上書說莽曰。憚於粉翻說輸芮翻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

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憚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莽妻死諡曰孝睦皇后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數所角翻莽殺子獲

見三十四卷哀帝建平二年通鑑書於三十五年卷涕泣失明莽令太子

臨居中養焉養余亮翻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

莽臨妻愔國師公女師古曰愔音一尋翻能爲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晉書天文志木

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土與金合亦爲白衣之會言宮中者以所會之舍占而知之語牛倨翻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

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予讀上於子

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字字長孫獲字中孫獲先死安得俱年三十乎長知兩翻中讀曰仲

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

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

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復扶又翻下同。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

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

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

司命從事司命之屬官也。

家不知所在。賜臨藥。

臨不肯飲。自刺死。

刺七亦翻。

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

○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

哀帝初莽就國元年召還京師。

幸侍者增

秩。懷能生子興。匡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

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不可分

也。明及安死。莽乃以王車遣使者迎興。匡封興爲功脩公。匡爲功建公。○

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

莽改魏郡曰魏成。

漢家當復興。李氏爲輔。因爲

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

因爲于

事發。莽皆殺之。○莽遣太師羲仲景尚

其屬置義仲官。更始將軍護軍王黨。

諸將軍皆置護軍。

將兵擊青徐賊。國師和

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和仲句町音劬挺皆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

重困重直用翻○莽又轉天下穀帛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

數欲以擊匈奴須卜當病死莽以庶女妻其子後安公奢莽女捷侍者開明所生也

以妻奢李奇曰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妻七細翻所以尊寵之甚厚終欲為出兵立之者

師古曰言為此計意不止為于偽翻下同會莽敗云奢亦死○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莽既輕私鑄錢之濫犯者愈眾及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

車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瑣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

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上谷儲夏自請說

瓜田儀降之儲夏人姓名戰國時齊有儲子儀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

諡曰瓜甯殤男此殤非未成人之殤強死者也楚辭所謂國殤者○閏月丙辰大赦○郎陽成

脩獻符命姓陽成名脩而官為郎也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漢儒

言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亦百二十女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

百官志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時屬司中。分行天下。孟行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上時

翻○莽惡漢高廟神靈。惡鳥路翻遣虎賁武士入高廟四面提擊。師古曰謂

徒擲也音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壞音怪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

赤也。結令輕車校尉居其中。漢以虎賁校尉主輕車此輕車校尉莽所置也○是歲南郡秦豐

聚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姓譜遲姓也樊遲之後以王父

賢人遲任之後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言其

得罪於天死在須臾其猖狂爲盜特尸行耳。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豫祿曰太

史令宗宣。宗姓晉伯宗之後伯宗本出於宋桓公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

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扶音國師嘉信公秀

信當顛倒五經毀師灑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

使民棄土業。邯鄲下義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

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

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祿之言則直矣。然以

漢舊臣而與莽朝之議出處語默於義得乎事君若龔勝者可也。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

以百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初也。音一豔翻。

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

不敢略有城邑。日闕而已。師古曰。闕盡也。隨日而盡也。此言羣盜攻剽所得日給口體而已。闕空穴翻。諸長

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

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歲。荊州牧發犇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

相率迎擊於雲杜。賈曰。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杜佑曰。安州應城縣。漢雲杜縣地。大破牧

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重直用翻。牧欲北歸。馬武等復遮擊之。復扶又翻。鈞牧車

屏泥。

屏泥提油飾之在軾前。

刺殺其驂乘。

刺七亦翻乘細證翻。

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

陵。

賢曰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鄂州長壽縣南。

轉擊雲杜安陸。

賢曰安陸縣屬江夏郡。今安州縣。

多略婦

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

師古

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豫州部。潁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

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

狀。

還從宜翻。又如字。

莽大怒。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

七公謂四輔三公。

夫吏者理

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

師古曰督謂察視也。

捕誅盜賊。義之

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畧乘傳宰士。

傳知戀翻。

士得脫者。

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爲如是。

數所具翻。

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

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瀆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

師古曰穴謂穿

竊爲盜也。

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

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

同心并力。疾惡黠賊。惡鳥路翻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請治其罪

也。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

言不可制也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

兵。與刻石爲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劾戶概翻莽讓況未賜虎

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罪乏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詭必禽滅

賊。故且勿治。治直之翻下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

青、徐、二州牧事。璽斯氏翻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

部吏部盜賊之吏郡賊曹縣游徼鄉亭長之類是也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

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

州。師古曰延晉弋戰翻乃遣將帥多使者。傳相監趣。傳知戀翻監古街翻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

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塞悉則翻詰去吉翻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

曰交懼斬死之刑也共讀
曰供斷丁管翻又丁亂翻
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

復扶又翻

將帥又不

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

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

語牛

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

滅因饑饉易動

降戶江翻

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

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

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

言牢稟不給也

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

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

小國諸列侯國也

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

臧穀食

臧讀曰藏

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

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

復扶又翻

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

盡徵還乘傳諸使者

傳知戀翻

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

之莽畏惡況

長惡其能也惡鳥路翻

陰爲發代

爲于僞翻

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

況。因令代監其兵。監古衙翻遣況西詣長安。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

三年春正月。九廟成。納神主。木主也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

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又造華蓋九重。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黃

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重直龍翻。高八丈一尺。高居傲翻載以四輪車。輓

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輜音而。喪車也。非僊物也。○二

月。樊崇等殺景尙。景尙去。年所遣。○關東人相食。○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

將軍廉丹。東討衆賊。更工。衡翻初。樊崇等衆旣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

傷人者償創。創初。良翻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師古曰。言不爲大號。余謂三老從事。

卒史。晉郡縣史也。崇等起於民伍。所識止此耳。其後黨衆日盛。氣勢日張。則攻長安。立盆子。非其初。不爲大號也。及聞太師。更

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別彼。列翻由是號曰赤

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將卽亮翻。下遣將同。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甯逢

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恤翻○莽又多遣

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朮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酪不可食。重為煩費。音直用翻○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

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及其支黨朱鮪、

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郡國志新市縣屬江夏郡水經注新市縣故城

在鄧州富水縣東北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

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莽賜司卿及六卿號皆大將軍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

部募士。戀翻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

責之獲也。師古曰繼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繼音私列翻○蝗從東方來。飛蔽天。○流

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音彼甚翻食讀曰飮使者監領

師古曰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與小吏共盜其稟。饑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

門王業領長安市買

先悉薦翻

賤取於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

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

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

賢曰隨縣屬南

陽郡今隨州縣

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姓譜廖周文王子伯

廖之後風俗通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鬪蓋其後也水經注章水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賢曰廖音力弔翻平林

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復扶又翻

○莽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

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

塞悉則翻

丹惶恐

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

掾俞緡翻

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

皇博浪之中

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說輸芮翻相息亮翻

將軍之先爲漢信臣

賢曰廉褒襄武人宜

帝時爲後將軍卽丹之先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

召公也

召公之教明於南國周人思之爲賦甘棠召音邵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賢曰詩小雅曰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

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

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

恥及先祖哉

師古曰與猶如也喪息浪翻

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

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

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呂氏春秋禽滑釐有門人索盧參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音轄今

語賊猶曰轄城索音先各翻余謂一說是賢曰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無鹽縣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之東

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勞力到翻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

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校戶教翻下同梁國時除爲郡王匡欲進擊

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

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余據後漢書亦當在無鹽縣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鞞節

付匡鞞音弗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

別闕齊陸德明曰女音汝

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

爲子僞翻馳犇

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

亮翻

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

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

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

恐當作北軍中壘

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初長

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

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

賢曰春陵鄉名本屬零陵冷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

徙南陽仍號春陵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杜佑曰棗陽後漢蔡陽縣漢春陵故城在今縣東

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

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

鬱林曰鬱林郡今郴州縣余按唐郴州無鬱林縣而唐之桂柳鬱邕象鸞潯南尹

鬱林郡地皆

外生鉅鹿都尉回。

賢曰鉅鹿郡今邢州縣余按唐邢州固鉅鹿縣而唐邢趙二州皆漢鉅

地

回生南頓令欽。

賢曰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括地志陳州南頓縣古頓子國逼於陳南徙故曰

南頓欽娶湖陽樊重女。

湖陽縣屬南陽郡宋白曰湖陽縣古蓼國地

生三男續仲秀

續音兄弟

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

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

賢曰隆高也。許負云

鼻頭爲準。鄭玄尚書中侯注云。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

性勤稼穡。

賢曰種曰稼。斂曰穡。

續常非笑之。比於高

祖兄仲。

賢曰仲。邵陽侯喜也。能爲產業。高祖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業所就。就與仲多。

秀姊

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

當爲天子。

少詩照翻。識楚諳翻。

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

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厯讖記。

宛於元翻。好呼到翻。

爲莽宗卿師。

賢曰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卿師也。余按莽置宗師。主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篡時所置也。

嘗謂其

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

通曰。

從才用翻。軼音逸。又徒結翻。

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

復扶用翻。又如字。

南陽宗室獨劉

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

伯升字

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

元元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

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莽改南陽曰前隊置大夫

應於是續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師古曰隊音遂甄之人翻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

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衆皆然

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

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董巴輿服志曰大冠者武官冠之皆東觀記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皆

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

柱天都部賈曰柱天若天之柱也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

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說隗與

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帥所類翻聚進屠唐子鄉賢曰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唐子

才才噓翻下同

山在今唐州。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避翻於

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賢曰棘陽縣名屬古

湖陽縣西北棘音紀力翻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將即亮翻○嚴尤、陳茂、

破下江兵。成丹、王常、張卬等收散卒入萇谿。略鍾龍間。賢曰萇音力于

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衆復振。復扶又引軍與荊州牧

戰于上唐。賢曰上唐本蔡陽縣之今隨州棗陽縣東北水大破之。○十

一月。有星孛于張。賢曰張南方宿續漢志曰張爲周地晉○劉縯欲進

攻宛。至小長安聚。賢曰續漢書滄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

安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

騎而犇。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騎奇寄翻復扶又翻下元以手揮曰。

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從

死者數十人。從才用翻續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

賢曰：比陽縣有藍鄉，重直用翻。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涇。賢曰：鄴道元注：水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爲黃水，又南經棘陽。

縣之潢涇聚，又謂之潢。臨泚水。水經注：泚水出泚陽縣東北，大胡山南，涇水在今唐州湖陽縣。

梁丘賜於泚水西斬之，於斯水也。杜佑曰：漢舞陽故城在今唐州泌陽縣北，有泌水在縣南。光武破阜賜處。阻兩川間爲營，絕

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數所角翻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

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賢曰：宜秋聚名在泚陽縣，余按續漢志：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續

卽與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造七到翻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續

見常，說以合從之利。賢曰：以利合曰從，說諭。茂翻：下同。從子容翻。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

思漢。今劉氏復興。復扶又翻：下同。卽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

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

之。常與續會，餘二將。在軍爲于僞翻。蔣卽亮翻。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

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

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

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

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

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

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

屈彊少識。屈彊。屈音其。彊音其。兩翻。少詩。沼翻。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

屬幾陷於不義。幾居。希翻。卽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

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

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重直。用翻。

資治通鑑卷三十八終

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宋 司馬光 編集

元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一 一起昭陽協洽盡關
逢涪灘凡二年

淮陽王 諱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帝王世紀曰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子張生玄後敗降赤眉光武詔封

為淮陽王

更始元年 更工衡翻是年二月卽位改元 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

巨賜斬之 甄之 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

引兵欲據宛 宛於元翻 劉縯與戰於清陽下 續漢志清陽縣屬南陽郡賈曰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清

之陽因名 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

旌旗部曲 師古曰號謂號令也先悉薦翻 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

地。移書稱說。

辨說者數非之罪也。

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

更始將軍。

更工術翻。

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

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

縱。

樂音格。

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

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

恐赤眉復有所立。

其後赤眉果立。盆子復扶又翻。

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

自損權。

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

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

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

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

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

降戶江翻。

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

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

考異曰：司馬彪續漢書卬作印，袁宏後漢紀作斤，皆誤。今從范曄後漢書。

曰：疑事

無功。趙武靈王之言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

場於清水上沙中。水經注清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

支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朝直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

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

司馬。劉續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匡鳳皆位上公而

也九卿將軍職爲九卿各帶將軍之號仍王莽之制也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今立立故失望○

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謚女爲皇后。謚時置後宮位

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九卿二十

妻視八十元士○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

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復迷惑不

解散。又翻扶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剽絕之矣。師古曰剽絕也

漢紀 淮陽王 一 商務印書館藏版

王隱新公
○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鄆皆下之。賢曰

昆陽定陵鄆皆縣名並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鄆今豫州鄆城縣也定陵在今鄆城西北鄆音於建翻余按舊唐書

高宗咸亨二年冬校獵於許州葉縣昆水之陽○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博知

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

人巨毋霸爲壘尉。鄭立曰軍壁曰壘賢曰壘尉主壁壘之事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

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守式又翻將卽亮翻定會者四十三

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賢曰周禮曰析羽爲旌熊虎爲旗輜車名釋名曰輜

廟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重音直用翻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

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賢曰孥子也音奴欲散歸諸

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少詩沼翻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

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賢曰謂伯升宛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

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

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

見其後。陳讀曰陣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

圖畫成敗。復扶又翻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

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賢曰：王莽置

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爲號。余謂如太常偏將軍廷尉大將軍之類，亦猶莽之納言大將軍、秩宗大將軍是卽前所云

九卿將軍也。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

幾居希翻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說輸芮翻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

宛。假號者謂更始也亟進大兵，彼必犇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

不生得。翟義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居攝二年，賢曰：坐才臥翻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

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師古曰：蹀音大，類蹀謂履涉之也。前歌後

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重直龍翻

或爲地道衝。棚撞城。賢曰。衝撞車也。詩曰。臨衝闕。闕許慎。撞丈。江翻。積弩亂發。矢

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降戶。江翻。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

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濇圍城爲之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闕不

注云。司馬法云。圍其三面。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棘

陽守長岑彭。姓譜岑古岑子國之後。呂氏春秋。周文王封異母弟耀之

知兩與前隊貳嚴說。貳副也。莽使說爲前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

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郡之大吏。執

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

侯。賢曰。歸德縣名。屬北地郡。宋白曰。慶州華池縣。本漢歸德縣地。又通遠軍西北有歸德川。○劉秀至郾。定陵。悉發

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

成如爲所敗

敗補

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

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

陳讀曰陣

尋邑亦遣

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

賢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因謂斬首爲級

諸將喜曰劉

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

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

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復扶又翻

連勝遂前

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

中堅

賢曰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軍至尊以易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余謂敢死者敢於致死者也尋邑易之

自將萬餘人行陳

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翻陳讀曰陣下同

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

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

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

呼火故翻

莽兵大潰走者相

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

水經曰潢水出南陽

善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漢音直理翻

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賢曰

數過於萬故以萬爲數

水爲不流。

爲于僞翻

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

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重直用翻勝音升

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

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

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

響應若響之應聲也

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

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莽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皇帝。乃

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

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六年爲于僞翻泣

以示羣臣。○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

賢曰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

有父城復扶又翻下同

屯兵巾車鄉。

賢曰巾車鄉名也在父城界

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

掾俞絹翻

監古衙翻

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

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

長知兩翻橫戶孟翻

獨劉將軍所到不

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卒五縣以降江翻○新市平林

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言更始欲

也相別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

建隨獻玉玦申徒即申屠賢曰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

有范增之意乎范增事見九年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

貴新貴謂朱鮪等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復扶又翻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

軍冠古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

邪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不肯拜受抗威之命也更始乃與諸將陳兵

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

以族兄光祿勳賜爲大司徒賜與更始同祖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

賢曰以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縯之官屬也秀不與交私語遠嫌也惟深

引過而已。

引過以歸己

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服喪。

爲子僞翻

飲食言

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道士西門君

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

復扶又翻下同

國師公姓名是也。

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

漢。以全宗族。

涉欲全王氏之族也。降戶江翻

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

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判忠。收其宗族。以醢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

而理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

師古曰。王涉骨肉劉

歐舊臣。余按莽傳。涉曲陽侯。棋子也。惡烏路翻

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

古亡無字通

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爲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

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爲國師。

邯下甘翻。訢音欣

莽憂慙不能食。

慙音悶。又音滿

但飲酒啗鰕魚。

師古曰。此鰕海魚也。音覘。郭璞注。三蒼曰。鰕似蛤。或九石。廣志曰。鰕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難或七。或九

本傳曰石決讀軍書倦因馮几寐讀曰憑不復就枕矣○成紀隗崔

隗義成紀隗縣屬天水郡賢曰故城在今赤狄上邦楊廣翼人周宗上邦隗縣屬隴西郡賢

曰故鄯戎邑今秦州冀縣屬天水郡秦武公伐翼戎因縣之宋白曰秦州治隴城縣即故冀城同起兵以應漢攻平

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賢曰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崔兄子

囂素有名好經書好呼到翻崔等共推爲上將軍崔爲白虎將軍義爲左將

軍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於西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爲

軍師賢曰平陵昭帝因以爲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北武王伐紂以太公爲師尚父田單守即墨以一卒爲神師韓信既破趙師事李

左車皆軍師也望說囂立高廟于邑東平襄邑之東己巳祠高祖太宗

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數

具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莽改漢涼州曰雍州向

考異曰王莽傳作卒正王旬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

泉燉煌。燉徒門翻。皆下之。○初，茂陵公孫述爲清水長。賈曰：清水郡今秦州，屬

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賈曰：王莽改蜀郡曰導江，臨邛今邛州。縣班志：臨邛縣屬蜀郡。邛音渠，容翻。漢兵

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宗成，南陽人也。地理志：商

高維縣也。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地理

志：成都郡縣屬蜀郡。虜掠暴橫。橫戶孟翻。述召郡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

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

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

精兵西擊成等，殺之。按：臨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臨邛迎，并其衆。○前

鍾武侯劉望起兵汝南。按：王子侯表：鍾武侯節侯度，長沙定王之孫。成帝

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註師水。過義陽郡城東，逕鍾武故城南。考異曰：王莽傳作劉聖，今從范書。劉玄傳：嚴尤、陳茂往

歸之。八月，望卽皇帝位，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

國將哀章守洛陽

將即亮翻紀作哀章今從范書

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

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

弟屏必郢翻

三輔震動

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

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也宋白曰鄧州內鄉縣古之析邑

析音先

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

降戶江翻

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

莽改弘農郡曰

西拔湖

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

則哭以厭之

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巫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以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

有七日鄭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爲言也厭音一葉翻

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

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殮

粥

爲于僞翻師古曰殮音千安翻

皆以虎爲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

質音致

省中黃金尙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稱尺證翻

千錢。衆重怨無鬪意。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九虎至華陰回谿。

賢曰回谿今洛州永甯縣

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華戶化翻

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

關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

二虎自殺者史熊王况也。四虎亡者史逸其名。

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

三虎郭欽陳豐成重也。師古曰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

鄧曄開武

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引農

椽王憲爲校尉。

揆俞絹翻

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

臣等徑西至新豐。擊莽波水將軍。

據寶融傳莽拜融爲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

追犇

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

師古曰所過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

諸縣大姓各

起兵稱漢將軍。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

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

言入城誅莽既立大功又

得鹵掠貪二者之利也。

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

者。社鬼記之。希爲子僞翻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壬翻度渭橋皆散

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

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逢兵見殺。

王邑、王林、王巡、董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覆師古曰音帶又音徒蓋翻董姓惲名惲於粉翻

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

並和。師古曰衆羣行謹而自相和也謹許元翻和音乎臥翻燒作室門。程大昌曰作室者未央宮西北織室暴室之類黃圖

謂爲尙方工作之所者也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蓋未央宮之便門也斧敬法闔。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闔小門也謂斧斫之也

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呼音火故翻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

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

之。莽紺袴服。師古曰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袴純也純爲紺服也袴音均又音弋旬翻持虞帝七首。虞帝安得有七

首蓋莽自爲。天文郎按式於前。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也莽旋席隨斗柄

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言以孔子之庚戌且明。羣臣扶掖

莽自前殿之漸臺。此未央宮之漸臺也。水經未央漸臺在滄池中。建章

受其漸漬也。凡臺之環浸于水者皆可名為漸臺。漸子廉翻。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從才王邑晝

夜戰。罷極。師古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

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

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重直龍翻。臺上猶與相射。射而亦翻。矢盡。短兵接。王

邑父子鬪。王巡戰死。莽入室。下晡時。衆兵上臺。晡後謂之下晡。按前書天文志。旦至食時

食時至日。晷日。晷至晡。晷至日入。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訢音欣。商人杜吳殺莽。校

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師古曰公賓姓。就名也。風俗通曰魯大夫公賓。庚之後王莽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卽眞六十八

死。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

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宿也。妻莽後宮。乘

其車服矣。丑李松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厚建。及至。以王憲得。重。終。

不上。璽斯氏翻。受上時掌翻。音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

市。百姓共提擊之。縣讀曰懸。提音徒計翻。或切食其舌。○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

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折而設翻。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

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答子張之言也。不仁。莽

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四父謂王鳳。王音。王商。王

遭漢中微。國統三絕。成哀平皆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

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

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黃帝虞舜莽祖。之復扶又翻。乃始恣睢。奮

其威詐。師古曰。唯音呼季翻。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

之內。騫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騫然。衆口愁貌。也。音五高翻。喪息浪翻。中外憤怨。遠近俱發。

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虛讀曰墟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

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

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爲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獨除以待聖人也○定國上公王匡拔洛陽生縛

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冬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

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并誅嚴尤陳茂郡縣皆降。降戶江翻○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

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故使整脩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

移。東觀記曰文書移與屬縣也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

法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

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劉昭志曰秦雄諸侯乃加武將首飾爲絳帟以表貴賤其後稍作顏題漢與續其顏却探

之施中連題却覆之名之曰幘幘者賤也頭首嚴賤也至孝文乃高顏題崇其中連題却覆之名之曰幘幘者賤也頭首嚴賤也至孝文乃高顏

莫不笑之。及見言，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升音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

日復見漢官威儀。」復扶又下同由是識者皆屬心焉。皆屬音之欲翻更始北都洛陽。

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降戶江下同使者至上谷。漢上谷郡上

谷太守扶風耿况迎上印綬。上時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

兵入見使者請之。恂生為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為寇氏百官志郡功曹主選署功勞在諸曹之上。使者不

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

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

信。賢曰墮毀也讀曰墮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

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宛人彭

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

漁陽太守事。為彭寵據張本以漢為安樂令。賢曰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薊縣西北樂音洛

漢紀 淮陽王 十 商務印書館藏版

更始遣使降赤眉。

遣使者招諭之使降而釋兵也。後以意推降戶江翻。

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

其兵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

類所翻。

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

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崇等時營在濮陽爲赤眉攻更始張本。

○

王莽廬江連率潁川李憲據郡自守。稱淮南王。

率所類翻。

○故梁王立之子

永詣洛陽。

立死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四年。

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

爲永據梁連羣盜張本睢音雖。

○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

諸家子謂

南陽諸宗子也光武諱秀字文叔。

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

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爲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張本。

○以大司徒賜

爲丞相。令先入關。脩宗廟宮室。

將都長安也。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

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

賢曰說文苛小革也言政令繁細。

復漢官

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

到勞翻。

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

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漢初

未有紙以竹簡及絲素書故言竹帛

秀笑。因留宿間語。賢曰。間私也。

禹進說曰。說輸芮。下同。

今山東

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斷丁諸將

皆庸人屈起。

賢曰。屈音求。勿翻。

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

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

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

業。非凡夫所任。

壬任音壬。

分崩離析。形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

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

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

慮天下不足定也。

鄧禹爲中興元功實本諸此。

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

御進也。

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

馮異自父城歸。光武爲司隸主簿。及度河。爲大司馬。

主簿寬釋也。譬曉也。譬曉以寬釋其哀戚之情。

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

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

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賢曰。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易

以政翻。

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

行下。孟翻。宣布惠澤。秀納之。騎

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

先是李軾承制拜耿純爲騎都尉。賢曰。宋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北。

三十里邯鄲縣屬趙國。今洛州縣。

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故趙

繆王子林。

賢曰。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前書曰。繆音謬。坐殺人爲大鴻臚。所奏證曰。繆音謬。

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

赤眉。

續漢書林言於秀曰。赤眉可破。秀問其故。對曰。赤眉今在河東。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可令爲魚。列人縣屬鉅鹿郡。賢曰。

故城在今洛州肥鄉縣東北。

秀不從。去之真定。

賢曰。真定縣名。屬冀州。今恆州縣也。

林素任俠於趙

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

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

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俠之爲言挾也。以權力夾輔人者也。子與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二年。邯鄲卜者王郎。

緣是詐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謳者。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任音壬趙

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

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與。以

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

賢曰。故趙王之宮也。邯鄲音寒丹。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

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賢曰。薊縣名。屬涿郡。今幽州縣也。薊音計。○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

誅莽者。謂假漢將軍號也。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

黠。黠下八翻。桀黠也。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

漢紀 淮陽王 十二 商務印書館藏版

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

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

樂宮。樂音洛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俛首刮席不敢視。賢曰作顏

色變也。俛俯也。刮爬也。作才各翻。俛音免。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

省久吏。驚愕相視。給事天子左右者謂之侍官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

功臣。說輸芮翻。王于況翻。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鮪于軌翻更始乃先封

諸宗室。社爲定陶王。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宋白曰定陶故城在曹州東北三十七里。慶爲燕王。燕於賢翻

歙爲元氏王。元氏縣屬常山郡。關駟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嘉爲漢中王。社春陵康侯。歙之子。大宗也。慶

敬之弟。嘉敬之弟子。歙之叔父。歙許及翻。賜爲宛王。宛縣屬南陽郡。宋白曰宛縣南陽縣漢之宛縣。信爲汝陰王。

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唐潁州治所。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泚陽後漢書作比陽。比

州王鳳爲宜城王。班志宜城縣屬南郡。故鄢唐爲縣。屬襄州。朱鮪爲膠

東王膠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王常爲鄧王唐爲鄧城縣屬襄州

申屠建爲平氏王班志平氏縣屬南陽郡有桐柏山唐爲桐柏縣屬唐州陳牧爲陰平王賢曰陰

廣漢郡宋白曰唐文州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淮陽本陳國漢爲

宛故城在今陳州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穰縣屬南陽郡師古尙書

胡殷爲隨王隨縣屬南陽郡古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賢曰西平

郡故城在今豫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舞陽縣屬南陽郡宋白曰

地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襄邑縣屬陳留郡國稱曰

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故驃騎大

將軍宗佻爲潁陰王佻他彫翻又田聊翻班尹尊爲郾王班志郾縣屬

曰七國時魏之下邑今許州郾城縣是也括地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

爲左大司馬宛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

荆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

內任謂朝廷之內

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

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

侍飲。見常侍奏事。

中常侍受外朝臣奏事而奏之天子

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

事來邪。起抵破書案。

賈曰抵擊也

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

更始怒。拔劍斬之。自是無敢復言。

又翻扶

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

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

公羊傳曰炊烹爲養音弋亮翻

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

內侯。

言以烹煮熟爛爲功也

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

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

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

假。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

賢曰言求之非所不可得也

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度能洛翻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

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更始徵隗

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

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爲右將軍崔義皆卽舊號其就

舊號以授之隗囂遠方望之言而從更始違馬援之言而叛光武始則幾至殺身後則終於滅族擇木之難也耿況遣其子弁

奉奏詣長安弁時年二十一弁古舍翻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弁從吏孫倉衛

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弁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

降虜耳從才用翻卒終也音子恤翻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

賢曰突騎言能衝突軍陳以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賢曰麟轢也音力刃翻觀公等不識

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弁聞大司馬秀在盧奴賢曰盧奴縣名屬中

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水經注曰縣有黑水故池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爲名乃馳北上謁上時掌翻下翼上同秀

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薊故燕都昭帝改燕爲廣陽國亦治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

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

漢舊注公府令史秩百石
霸時爲大司馬功曹令史

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懼而反。

賢曰說文曰揄揄手相笑也
音弋支翻廡音踰或音由此云

邪揄語輕重不同
據亦慚也音遽

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

守彭寵公之邑人。

彭寵南陽宛人

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

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賢曰漁陽

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
如入囊中也首音式救翻

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

接起兵，薊中以應郎。」

賢曰廣陽王名
嘉武帝五代孫

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

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

賢曰趣急也音促

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

出。逢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

賢曰蕪蕪亭名在今
饒陽東北音力于

翻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

賢曰饒陽縣名屬安平國
故城在今瀛州饒陽縣東北官

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

賢曰傳舍客館也
傳音知懸翻下同傳吏方進食。

從者飢爭奪之。從才用翻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

維直追翻給言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

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賢曰下曲陽縣

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下劉昭曰下曲陽縣地傳聞王郎兵

在後。從者皆恐。從才用翻至滹沱河。賢曰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時縣東流經定州深澤

縣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渡口臣賢按滹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

候吏還白河水流漸。賢曰漸音斯冰漸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

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

遂前。比至河。比必蘇翻及也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賢曰盛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

解。至南宮。賢曰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

薪。鄧禹爇火。賢曰夔音而悅翻秀對竈燎衣。賢曰燎也馮異復進麥飯。復扶又翻進至

下博城西。賢曰下博縣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

老父在道旁。賢曰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有祠堂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賢曰信都郡今

冀州爲于僞翻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

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東觀記曰王莽分信都爲和戎居下曲陽邳彤傳作和成或字

爲是風俗通奚仲爲夏車正封於邳其後以爲氏彤余中翻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賢曰獨守

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

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

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

振燕趙之地。振舉也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二郡信都何

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墮讀曰墮非

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復扶又翻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

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執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西歸則

王郎之位號定故曰成主背蒲妹翻考異曰范書邳彤傳邯鄲成民不肯背成主字嘗作城袁紀作邯鄲和城民不肯捐和城而千里送公

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爲已成之主也其離散亡逃

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爰會起兵盧城頭會

字子路故號城頭子路考異曰范書作力子都同編修劉敞曰力當作刁音彤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

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

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爲偏將軍。萬姓也孟子弟子有萬章皆封列

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從才用翻下使從同

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

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

語。傳知懸期語牛倨翻秀投暮入堂陽界。賢曰堂陽縣屬鉅鹿郡在堂水之陽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南多張騎

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貫縣降之。賢曰貫縣屬鉅鹿郡音城頭子

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禮翻濟子力子都有衆六七

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賢曰昌城縣屬

今冀州西北杜佑曰故城在冀州信都縣北水經註引應劭曰在堂陽縣北三十里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

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賢曰左傳曰及如是而嫁將

死故載迎秀於育。賢曰育縣名故城在冀州余考拜純爲前將軍。進攻

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賢曰中山國一名中人亭

張曜中山記曰城中有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

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杜佑曰定州安所過發犇命兵。移檄

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復扶又同時。眞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

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楊常山憲王舜六世孫秀因留眞定。納楊

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郡並今趙州防也防與

房古字至鄆擊斬王郎將李恂鄆縣屬常山郡賢曰今趙州高邑縣也鄆音呼各翻恂於粉翻至柏人

復破郎將李育賢曰柏人縣名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

人延岑起兵據漢中延姓岑名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

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說輸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

無不可保乎所保謂漢中也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

乃爲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爲破

虜將軍俊爲安集掾劉玄傳玄初從陳牧等爲其軍安集掾賢曰欲以安集軍衆故權以爲官名余謂光武用俊之意不以

特安集軍衆蓋爲民也掾俞翻秀舍中兒犯灋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從軍者非一處人故

於軍中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姓譜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賢曰祭音側介翻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

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灋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賈之賢曰賈猶

也

以爲刺姦將軍。

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掃光武因以爲將軍號

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

中兒犯濫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初王莽旣殺鮑宣。

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三年

上黨都尉路平欲殺其子永太守苟諫保護之永由是得全更始徵永

爲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并州。

河東郡本屬司隸令永安集河東及并州所部

諸郡得自置偏裨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以馮衍爲立漢將軍屯太原。

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

人不如定鉅鹿。

說輸芮翻下同

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

實曰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

縣西北杜佑曰趙州昭慶縣漢廣阿縣

秀披輿地圖。

武帝時羣臣請王皇子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

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

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

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薊中之亂

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

昌平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就其父况因說况

擊邯鄲

說輸同

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

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

閔姓也魯有大夫閔馬父孔子弟子有閔子騫

說况曰邯鄲拔

起

賢曰拔

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

下遐况

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

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

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

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

樂音洛蓋古盍翻狐奴縣屬漁陽郡

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

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

外亭城門外之亭也

遇一儒生召而食之

食讀曰似

問以所

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

喜卽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

說輸

會寇

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

王郎大將趙闕。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

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

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

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

爲邯鄲來。爲于僞翻下同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

卽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

陽、上谷兵。數所角翻下同吾聊應言我亦發之。賢曰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光武聊亦應云然

猶今兩軍相戲弄也孔穎達曰聊且略之辭何意二郡良爲吾來。考異曰袁紀作良牧爲吾來今從景丹傳韻釋

良首也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

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延、皆爲列侯。

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少諳且之時造七到翻然

沈厚有智略。沈持林翻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尙書令謝躬

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

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

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繚。不利。賢曰

南繚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東北。左傳齊國夏伐晉取繚。卽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謂之倫城。聲之轉也。杜佑曰：唐鉅鹿

漢南繚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繚音力全翻。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

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樂音洛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

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

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

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復扶又翻天下不可得。

况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

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

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關通也秀不

省。省悉井翻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賢曰反側不安詩曰展轉反側秀部分吏卒。

各隸諸軍。絕句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

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

功。異常獨屏樹下。屏必鄧翻蔽也坐樹下以自蔽也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

朱祐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考異曰范書袁記朱祐皆作祐按

東觀記祐皆作福避安帝諱許慎說文祐字無解云上諱然則祐名當作示旁古古今之古不當作左右之右也相息亮翻秀曰。召

刺姦收護軍。祐事伯升爲大司徒護軍光武爲大司馬復以爲護軍祐乃軍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始元年更名護軍祐乃

不敢復言。復扶又翻下同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賢曰蕭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悉令罷兵。與

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章

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

殿賢曰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涿州耿弇入造牀下請問造七因

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

兵何爲又復扶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

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

能辦也賢曰辦猶成也音蒲竟翻余據史記項梁曰使敗必不久蕭王

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

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

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

於都內橫戶孟謂都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朝直是以知其必

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

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賢曰貳是離異也。

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

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賢曰諸賊或以軍容強盛爲號。銅馬賊帥

東山荒秃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蓋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並

見東觀記脛形定翻富平縣名屬平原郡今棣州厭次縣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

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十郡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遼西遼東玄菟樂浪郡是也。

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賢曰調發也。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

終。賢曰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以爲國號。漢爲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是時苗曾蓋治無終。曾出迎於

路。漢卽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

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鄴。賢曰鄴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冀州鹿郡。音苦堯翻。吳漢將突

騎來會清陽。賢曰清陽今貝州縣故城在州西北。士馬甚盛。涉悉上兵。斃於莫所。

賢曰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上時掌翻。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

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

破之。賢曰館陶縣屬魏郡。今魏州縣。受降未盡。降戶下同。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

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賢曰前書音義曰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

北余按此乃班書地理志中山曲逆縣。下分注非音義也。復扶又翻。封其渠帥爲列侯。帥所類翻。諸將未能信。

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

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賢曰投死猶言致死。余謂

陳託也。託以死也。行下孟。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賢曰續漢志野王有射犬。

聚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

數所角翻

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彊

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處昌呂翻

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勤於吏職

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

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

於鄴

鄴縣屬魏郡

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

地理志隆慮縣屬河內郡

應邵曰隆慮山在縣北避瘍帝名改曰隆慮師古曰慮音慮

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漢與刺

姦大將軍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衆悉降○

更始遣枉功侯李寶益州刺史李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

弟恢擊寶忠於綿竹

賢曰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

大破走之述遂自立

爲蜀王都成都

述先居臨邛今徙成都

民夷皆附之○冬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

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

王莽篡漢易單于璽綬事見三十七卷始

建國二年今復授之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天鳳五年當

至長安莽敗云當亦死所餘親屬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

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

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

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拒

卒子恤翻復扶又翻師古曰掌單于終持此言○赤眉樊崇等將兵入

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東觀記曰徐宣、謝祿、楊音爲一

部赤眉雖數戰勝數所而疲弊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

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賢曰

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文穎曰弘農析縣西百七十里有武關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師古曰渾

音胡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

以拒之。○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

洛度徒翻

又欲乘釁并關中。

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

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

僑音喬

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

河內北有太行之險。南據河津之要。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

賢曰非其人不可故難之。

問於鄧

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

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內考異曰袁紀鄧禹初見王於鄴。即言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尙書謝

河內據各十餘萬。衆王患焉。將取河內。以追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

非吳漢之能。卿舉之矣。復爲吾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

關中非本心。造謀即欲指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

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

津將軍

賈曰孟地名古今以爲津在河內郡河陽縣南門

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

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

復扶又翻調徒

弔翻糒音食也

治器械以供軍

治直翻

軍雖遠征未嘗乏絕○隗崔隗義謀叛

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爲御史大夫

武帝元鼎三年

置天水郡秦州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

○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

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

將即亮翻

帥所類翻濟子禮翻

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

賢曰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

單父縣北佼音絞姓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姓譜曰春秋絞國即東海佼也後改從人漢有佼彊杜佑曰佼音効余考兩漢志無西防縣

賊帥董憲爲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爲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

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邳人秦豐起兵於黎丘攻得邳宜城等十餘

縣有衆萬人自號楚黎王

按王莽之末秦豐已起兵矣通鑑書於上卷地皇二年邳宜城二縣屬南郡孟康曰邳音

忌師古曰邛音其地故稱楚黎王黎丘故城賢曰習鑿齒襄陽記曰秦佑黎丘鄉人黎丘楚地故稱楚黎王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杜佑曰襄州宜城縣舊率道也水經註○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賢曰夷陵縣名屬南郡有黎丘在中廬縣西北沔水逕其西

萬人。

夷山故水經註吳改夷陵為西陵今

自稱掃地大將軍。轉寇郡縣。衆數

資治通鑑卷四十

宋 司馬光 編集

元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二 起旃蒙作噩盡柔兆闍茂凡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

諱秀字文叔賢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葉興故廟稱世祖諡法能紹前業曰

光克定禍亂曰武伏侯古今註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建武元年

是年六月即位改元

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

姓譜弓魯大夫叔弓之後又孔子弟子有

仲弓又有

共立前定安公嬰為天子聚黨數千人居臨涇

臨涇縣屬安定郡賢曰今

涇州

更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鄧禹至箕關

賢曰箕關在今王屋縣東余據唐王

箕關屬懷州水經註

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

縣名屬河東郡

○赤眉二部俱

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

難乃

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

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務鄉。

賈曰務音

莫老翻字林曰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卽湖城縣也以

此而言其地蓋在今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蜀

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說翰夏四月述卽帝位。號成家。賢曰

成都故改元龍興。府時有龍出其李熊爲大司徒。述弟光爲大司馬。恢爲

大司空。越薦任貴據郡降述。王莽天鳳三年任貴據○蕭王北擊尤來

大槍五幡於元氏。地理志元氏縣屬常山郡閼駟追至北平。連破之。賢曰

北平縣屬中山國又戰於順水北。賢曰水經註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

今易州永樂縣也又戰於順水北。北光武追銅馬五幡破之於順水卽

徐水之別名也今在易州括地志徐水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敗補王自

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騎奇寄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賢曰

在范水之陽屬涿郡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殺。諸將不知所爲。吳漢

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

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

衆恐懼數日乃定

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

復扶又翻賢曰

安次縣名屬渤海郡即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按我朝霸州文安縣本漢安次縣地

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疆

努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

重直用翻

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

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

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

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遣李軼書爲陳禍福

遺于季翻爲于僞翻

勸令歸

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

事見上卷更始元年

乃報書曰

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

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

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

機軸

賢曰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喻焉

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陸德明曰

蕭丁亂翻王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

與異爭鋒。

復扶又翻

故異得北攻天井關。

劉昭志曰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賢曰在今澤州晉城縣南。今太行

山上關南有三所。天井泉。

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

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

劉昭志河南雒陽縣有士鄉。聚續漢志曰士鄉亭名。

屬河南郡。

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

詐。季文軼字。

人不能得其要領。

要一遙翻。

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

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

鮪于軌翻。

使人刺殺軼。

刺七亦翻。

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

者。降戶江翻。

○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

人度鞏河攻溫。

鞏縣屬河南郡。周鞏伯之國也。河水過鞏縣北。謂之鞏河。卽五社津也。溫縣屬河內郡。周大夫蘇子邑。賢曰鞏

溫並今洛州縣也。

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

賢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杜佑曰漢平陰縣城在今洛陽

縣北五十里。水經註平陰卽晉之陰地。故陰戎所居。魏文帝改曰河陰。綴謂連綴也。將卽亮翻。檄書至河內。寇恂卽勒

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

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

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

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呼火故翻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

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而歸。環音宜。而作答翻。周回也。自是

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上時掌翻。下同。將軍

南陽馬武先進曰。天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

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賢曰。誰謂未有主也。前書音義曰。直馳曰馳。亂馳曰驚。余謂誰賊者。蓋謂位號未正。

指誰爲賊也。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

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復扶又翻。下同。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

至浚靡而還。賢曰。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貂

人所鈔擊略盡。貂莫白翻。楚交翻。都護將軍賈復。漢宜帝置西域都護。盡護南

也自謂爲都護將軍漢朝未以爲將軍號也至光武乃以命賈復

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

校戶數翻創初

良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

將卽亮翻

爲其輕敵也

爲于僞翻

果然失

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

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

薊音計

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

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

賢曰縣名屬常山郡今趙州縣故城在縣南

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

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

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

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

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

續漢志鄗縣屬常山國帝於此卽位改曰

高邑鄗呼各翻

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

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

賈曰：彊音其，兩龍姓，其良，翻風俗通。作：龍華系之曰：晉有大夫，龍劍四七二。

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武初起合二百二十

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

卽皇帝位于鄯南。

時設壇於鄯南千秋亭五城陌。賢曰：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考異曰：光武本紀：馮異破蘇茂諸將上尊。

號光武。還至薊。皆在四月前。而馮異傳：異與李軾書云：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又勸光武稱尊。號亦曰三王。反叛。

更始敗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卽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王匡、張卬等還奔長安。乃謀以立秋。竊屢時共劫更始。然則三王反。

叛。應在光武卽位之後。夏秋之交。馮異安得於四月改元大赦。○鄧禹之前已言之也。或者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乎耳。

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

賢曰：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

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曰：河東大陽縣也。

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賢曰：解縣屬河

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師古曰：解音蟹。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

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

治直。之翻。甲子。匡悉

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

孟康曰：傳令鼓軍中使發也。

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及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匡等

奔還長安。

所考異曰劉玄傳王匡張印守河東爲鄧禹所破奔還長安鄧禹傳無張印名今從之

張印與諸將議

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東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

池中爲盜耳。乃共入說更始。

說輸

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

復扶

更始使

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振以拒赤眉。

賢曰振音子侯翻及續漢志新豐有鴻門

亭也

張印、廖湛、胡殷、申屠建與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羶臚時。

賢曰前書

香義曰樞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臚其俗語曰臚臚社伏風俗通嘗新始殺食曰羶臚

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乃祠先虞告以烹鮮天子御戎輅白馬朱轡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斬牲於郊東門載獲車馳駟以薦陵廟名

謂之羶臚也羶臚力弔翻羶去于翻臚音婁。共刼更始。俱成前計。

袁紀云申

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聽建等謀刼之今從范書更始知之。託病不出。召張印等入。將悉誅

之。唯隗囂稱疾不入。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狐疑不決。印、湛

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建。使執金吾鄧舉將兵圍隗囂第。卬、湛、殷勒兵燒門。入戰宮中。更始大敗。囂亦潰圍走歸天水。明旦更

始東犇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

入。牧、丹先至。卽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赤眉進至華

陰。華戶軍中有齊巫。齊巫齊國之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城陽景王章有誅諸

以求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賢曰縣官有笑巫者。輒

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

無稱號。說檢內翻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

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鄭縣屬京兆賢乃相與

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地

志式縣屬泰山郡近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萌之父曰

其斬翻先悉薦翻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憲城陽景

王五世孫。元帝時封式侯。恭少習尚書。少詩照翻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樊崇等降

見上卷更始元年降戶江翻復封式侯。爲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

史劉俠卿主牧牛。漢注卒史秩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及軍行部校皆有之校戶教翻俠戶類翻及崇等欲立

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爲近屬。崇

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

置笥中。賢曰札簡也。笥篋也。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赤眉

諸帥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

符。探吐南翻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

畏欲啼。被皮義翻茂謂曰：善臧符。臧讀曰藏盆子卽齧折棄之。折而設翻以徐宣爲丞

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逢皮江翻謝祿爲右大司馬。其餘皆

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

崇等亦不復候觀也。

又復秋

○秋七月辛未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

徒封鄼侯食邑萬戶。

賢曰鄼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東禹北余謂蓋以禹功比蕭何故封之鄼鄼音贊

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丁丑以

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

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用梁賢曰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

體野王縣屬河內郡宋白曰懷州河內縣古野王也

又欲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

咸不悅。

讖楚語翻

壬午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琅邪伏湛為平原太守。

姓諸伏本自伏羲之後漢初有濟南伏生守式又翻

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

為湛起兵。湛收斬之。

諸郡各有門下督主兵衛為子偽翻

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

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大司

徒事。

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

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鄧禹自汾陰

渡河入夏陽。

汾陰縣屬河東郡夏陽縣屬馮翊

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欵引其衆十萬與左

馮翊兵共拒禹於衙。

地理志左輔郡尉治高陵。賈曰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衙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

白中縣東北左傳秦晉戰于彭衙即此地。公乘姓也。以秦爵爲氏。乘繩證翻。歆許及翻。

禹復破走之。復扶宗室劉

茂眾京密間。

茂元氏王歆從父弟也。賈曰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

密縣自稱厭新將軍。

厭一葉翻。厭伏也。新謂新室也。

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人。帝使

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弇、彊弩將軍陳俊攻之。茂來降。

降戶江翻

封爲中山王。○己亥，帝幸懷。

懷故城在武陟縣西南十餘里。賈曰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懷州武陟縣西。余據河

內郡治懷在滎陽北百四十里。

遣耿弇、陳俊、軍五社津。

即鞏河也。水經注河水東過鞏縣北於此有五社渡爲五社津。

杜佑曰一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建議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軍圍朱

鮪於洛陽。八月，進幸河陽。

地理志河陽縣屬河內郡。

○李松自擷引兵還從更始。與

趙萌共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

三輔

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

赤眉至高陵。

地理志高陵縣屬馮翊。王匡、張卬等迎降之。

遂共連兵進攻東都門李松出戰赤眉生得松松弟况爲城門校尉開

門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

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爲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騎奇寄翻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

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爲之除械爲子僞翻相與從更始於

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卽將更始至高陵將如字領也

也揆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右輔都尉治郿高陵左輔都尉治所也右恐當作左更始將相皆降

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又翻○辛未詔封更始爲淮陽王吏

民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初宛人卓茂卓姓也史記貨

殖傳有蜀卓氏宛於元朝寬仁恭愛恬蕩樂道恬安恬蕩坦蕩蕩也樂音洛雅實不爲華貌行己

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

茂不同行下孟翻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宋白續通典曰密縣古鄆國密國之地左傳諸

漢紀世祖光武皇帝 七 商務印書館藏版

侯伐鄭圍新密漢爲縣屬河南郡今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卽漢理所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賢曰部謂所部也。遺于季翻下同。

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之欲翻託也。私請也。將平居自

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卒終也。子恤翻。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

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

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

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瀆。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

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治直之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

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蚩笑也。河

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茂正爲令郡復置守令使與茂並居郡爲子僞翻數年教

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王莽秉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勸課農桑京部丞主司隸所部密人老

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

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冠古玩翻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東都之制太傅

位三公絕席封褒德侯○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孔子答季

之言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遙有德故也

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

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眞諸羣

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朱鮪爲大司馬

以彭爲校尉後從邑人韓歆於河內遂歸光武校戶教翻令往說之說諭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

成敗。偽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見事

上卷更始元年與讀曰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還從宣翻帝曰舉大

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賢

指河以爲信言其明白索隱曰左傳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食言爲妄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復

又翻下曰必信可乘此上。上時掌彭趣索欲上。賢曰趣向鮪見其

誠。卽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

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地理志扶溝縣屬淮陽郡陳留風俗後爲少府。傳封累世。帝使侍御史

河內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士暴橫。孟翻詩敕曉不改。曉開諭

也。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前代

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刻爲無復典刑。以赤油。船遂擢任之。○冬十

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蔡質漢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央

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

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

綬於盆子。璽斯氏翻。綬音受。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

得。為于偽。下同。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呼火。故翻。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

自刎。刎武。粉翻。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

復扶。又翻。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劉盆子居長

樂宮。樂音。洛。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時三輔豪傑處處屯聚。各有營長長知兩翻。兵士輒剽

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剽匹。翻。復扶。又翻。百姓不知所歸。聞

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賢曰。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

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父

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賢曰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穉直利翻於是名震

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

無可仰之積。賢曰仰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

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

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畜許救翻謂六畜也吾且休兵北道。就

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賢曰枸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三

水縣東北宋白曰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邪邑原上有枸邑故城禹

詔徵禹還乃曰毋與窮寇爭鋒袁紀誤也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

歸附。○上遣岑彭擊荊州羣賊。下犍葉等十餘城。地理志犍葉二縣皆屬南陽郡賢曰犍故

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師古曰犍音昌牛翻葉音式涉翻○十一月甲午。上幸懷。○梁王

永稱帝於睢陽。雖音○十二月丙戌。上還洛陽。○三輔苦赤眉暴虐。皆

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卬等攻更始恐其得位使謝祿縊而禍及己故深以爲慮

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中郎將宛人趙熹將

出武關。宛於元熹許記翻又許里翻道遇更始親屬皆裸跣飢困。裸郎果翻熹竭其資糧

以與之。將護而前。將送也宛王賜聞之迎還鄉里。還從宜翻又如字○隗囂歸天

水復招聚其衆。復扶又翻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

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平陵范滂爲師友。滂七倫翻前涼州刺史

河內鄭興爲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酌茂陵申屠剛、杜

林爲治書。賈曰治書卽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馬援爲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

行巡、阿陽王捷。地理志平襄縣阿陽縣屬天水郡行姓巡名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長陵王元爲大

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聞音馬援少時

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

人以朴。且從所好。

賢曰：從其所請也。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

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

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

畜許救翻。

既而歎

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

施式鼓翻。

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

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班彪。穉之子也。

班彪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元年。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私

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漢邊郡皆置屬國。有都尉以領之。

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賢曰：遺留也。可

以保全不擾絕。滅種章勇翻。

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

融既到。撫結雄桀。懷輯羗虜。

輯和也。

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

統。姓譜：梁姓。本自秦仲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爲梁伯。後爲秦所併。子孫以國爲氏。金城太守庫鈞。

賢曰：前書

音義曰：庫姓。卽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

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

姓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以敦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以

辛彤。敦徒門翻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

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賢曰斗峻絕也不同心。

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復扶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

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

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任音並孤立。

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

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

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蓋古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

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

救。皆如符要。賢曰赴敵不失期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親附。內郡。

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王莽之世。天下咸思漢德。安定三水盧芳

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水經註肥水出高平西北牽條山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

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

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云曾祖母匈奴渾邪王之

姊也。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
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桀共立芳爲上

將軍西平王。

賢曰欲平定西方故以爲號

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爲漢氏

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
騎。迎芳兄弟入匈奴。賢曰句古侯翻立芳爲漢帝。以芳弟程爲中郎將。將胡騎

還入安定。○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
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

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

賢曰大要縣屬北地郡積

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欽守栢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欽愔於今翻因

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使疏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

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度徒洛翻忤五故翻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

乃遣尙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降戶江翻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

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廣與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

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逆擊破之於高平地理志高平縣屬安定郡賢曰今原州高

平縣杜佑曰原州他樓縣漢高平縣地又曰原州平高縣卽漢高平縣地考異曰鄧禹傳愔叛在建武元年隗囂傳在二年蓋愔以元年末

叛延及二年也盡獲其輜重重直用翻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

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鄧禹西征任專方面權宜命囂故曰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

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鬪更工衛翻而兵衆遂各踰宮斬

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穉直利翻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

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從才用翻○帝遣宗正劉延攻天井

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及更始敗，邑遣使請降，即拜爲上黨

太守。帝又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疑不肯

從。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詢問虛實。詞翻正翻候伺○初，帝從更始

在宛。宛於元翻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風俗通管脩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是歲遣使迎

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寧平公主俱到洛陽。賢曰甯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

南以麗華爲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甯平公主，上徵通爲衛尉。○

初，更始以王閔爲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閔諭降，得贛榆等六縣。地理

志贛榆縣屬琅琊郡師古曰贛音紺榆音踰賢曰贛音貢今海州東海縣也余據今人皆從顏音收兵與步戰，不勝。步

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治直之翻遣將

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齊南、齊郡，皆下之。閔力不敵，乃詣步相見。

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閔按劍曰：太守奉朝

命。朝直而文公擁兵相拒。張步字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

晏飲。待爲上賓。令閔關掌郡事。賢曰關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

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

立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

賢知。唯諸君省察。知讀曰智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復

又翻下同或曰：此寧式侯事邪？賢曰劉恭爲式侯言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

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

立非其入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

賢曰離避也因涕泣噓唏。賢曰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

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善狀也。無狀也。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

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號戶。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

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

故。○刀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號檀鄉賊。刀依考異當作刁賢

曰今竟州琅玕縣東北有檀鄉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檀鄉。反音

或以告魏郡太守潁川鈔期。賢曰鈔音姚姓也。魏郡秦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期召問熊。

叩頭首服。首式。教翻。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

老母往就陸也。賢曰必以在城中爲吏不如爲賊。之樂。卽任將母往就弟樂音洛。使吏送出城。熊行求

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魏郡治鄴。城將如字。陸不勝愧感。勝音升。自殺以謝期。期嗟歎。

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王梁等九將

軍。擊檀鄉於鄴東漳水上。水經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壺關屯留路武安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

大破之十餘萬衆皆降。又使梁與大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

郡。悉平諸營保。保與堡同。三郡清靜。邊路流通。自雒陽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則邊路流通矣。

范史杜茂傳邊作道。○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盤州洪氏曰。西京列侯其傳國皆有世次。東都枝葉不蕃。而史

筆又簡略。梁侯鄧禹。禹始封鄧。是年改封梁侯。地理志梁縣屬河南郡。故城在汝水之南。廣平

侯吳漢。賢曰。廣平縣屬廣平郡。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西北。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

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治直吏翻。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

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

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

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戰國公孫龍告平原君之

辭。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樂音洛。皆占美縣。占之贖翻。河南太守潁川丁

綝。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

新安鄉侯。

林正位視中二千石。額川定陵人。新安鄉蓋在定陵。帝使

郎中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

相踰越。莫不厭服焉。

量音良。厭於飽翻。

帝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

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爲尚書郎。

百官志尚書令史十人。秩二百石。侍郎

三十六人。秩四百石。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

署。語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

○起

高廟于洛陽。

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

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

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續漢志曰立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

有牆門而已。白虎通曰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

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者五穀之長。得

陰陽中和之氣。故祭之也。沈約曰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

其裔曰柱。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爲二禮

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傳咸曰天子親耕以爲命。又盛

而百姓之立社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

立之京師也。杜佑曰：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等各有所育。羣生賴之，故特於吐生物處別立其名。為社稷者，於五土

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之功則少，且生人而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

者，雜出材用等物於五穀之土，雖各有生人而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

別為五穀之長春，生秋成之，以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續

漢書曰：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在丁

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

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

通道，以為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北斗在北斗道之西。外營

中營凡千五百一十。○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

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又復扶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

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

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帝賢曰神

王長一尺，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因巡行

西廡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

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行下孟翻爲子僞翻

○真定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瘳

楊爲主。

賢曰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嬰於野翻嬰生於頸而附於咽

楊病瘳欲以惑衆。

與綿曼賊交通。

賢曰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恆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

帝遣騎都尉

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不內。帝復遣前將軍耿純持節行

幽冀所過勞慰王侯。

復扶又翻行下孟翻勞力到翻

密敕收楊。純至真定止傳舍。

傳株懸翻

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爲疑。且自恃衆強而純意安

靜。卽從官屬詣之。

賢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純母蓋真定宗室之女故楊不疑而來見純

楊兄弟並將輕

兵在門外。

將卽亮翻

楊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

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怖普布翻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

其子爲真定王。

楊子德

○二月己酉。車駕幸修武。

賢曰縣名屬河內郡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曰

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修武今懷州縣也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

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杜佑曰：按巾，六國時趙魏之間通稱。巾謂不着冠，但幅巾束首也。傳玄子曰：漢末王公卿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着幘巾。上時掌翻考異曰：

鮑永傳：稱永降於河內時，自往城下，營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

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營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

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按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並無更始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按田邑書

稱主亡一歲，莫知定所則永衍之降必在此年，而帝紀光武此年不曾幸河內，但有幸脩武事。然則永衍實降於脩武，亦河內縣也。其稱

降懷等事當是。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離力臣事更始。史誤，故皆略之。

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謂帝雖

言大，而以其降懷，意懷不悅也。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賢曰：謂說下懷，余按考異不取。按

永傳：時董憲裨將討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討擊，大破之。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永以計誘，擊手格

殺豐等禽，破黨與，以功封關內侯，遷揚州牧。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固之功。事見十一卷。高帝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人之

妻者。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

挑徒了翻長知兩

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或

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

夫非之。

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曰。賢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辭見戰國策引之者言

己爲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徒了翻。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以易

敗守道之臣。何患死亡。○大司空王梁屢違詔命。

梁與吳漢俱擊檀鄉

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

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是屢違詔命也。帝怒。遣尙書宗廣持節卽軍

中斬梁。廣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以爲中郎將。北守箕關。

水經註潏水出河東垣縣

王屋西山潏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卽潏關也光武遣王梁守之

○壬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弘爲大

司空。弘薦沛國桓譚爲議郎給事中。

帝以沛郡爲沛國

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

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

內出從禁中出也伺相吏翻

正朝服坐府上。

朝直遙翻

遣吏召之。

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瀆乎。譚頓首辭謝。良

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

乃離席免冠謝曰翻力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

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被皮義翻

見賢遍翻帝令主坐屏風後釋名屏風障風也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

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

矣○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事見上卷二年轉糧食前後不絕及

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賢曰

負恃也不能滿其望故心不平也案寵傳先是吳漢北發兵帝遣寵以所服劍倚爲北道主人及追銅馬北至薊寵來謁謂當迎閣握手交歡

並坐帝接之不能滿其意所以失望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事見上卷並爲三公而

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快於兩翻歎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

我邪爾猶言如此也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地理志漁陽郡有鐵官寵

轉以貨穀積珍寶益富彊。

賈音茂

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

賈曰

風化之迹也少時照翻

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

有名書宿之士

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

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

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賈曰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櫜軍實也

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

賈曰矜誇多自取也

寵亦狠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

量。狼戶聲翻數所角翻量音良

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

恐欺用翻又如字

至是有詔徵

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

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

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

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

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邀誘

况。要一遙翻况不受。斬其使。○延岑復反。圍南鄭。岑降嘉見上卷更始二年復扶又翻下同漢中

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地理志武都郡屬武都郡爲更始柱功侯李寶

所破。岑走天水。走音奏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

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賢曰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

縣也下辨道亦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皮覓翻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

賢曰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地理志陳倉縣屬右扶風唐爲寶雞縣屬岐州嘉追擊破之。公孫

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賢曰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

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宋白曰今渝州江津縣本漢江州縣史記曰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於是盡有

益州之地。漢益州郡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爲群柯越嶯益州等郡○辛卯。上還洛陽。○三月乙未。

大赦。○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

曰。國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叩去后翻又上候翻師古曰國一戰翻宛於元翻賈復率然對曰。

率然之貌。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復扶又翻大司馬當擊宛。

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賢曰：淮陽故城在今

隴州宛丘縣東南汜音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蓋古蓋翻督駙馬都尉

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茂隨朱

復殺淮陽太守潘蹇。姓譜：周文王之季孫，食采於潘，因氏焉。晉有潘父，楚有潘崇。據廣樂而臣於永。

賢曰：廣樂地闕，今宋州虞城縣有長樂故城，蓋避隋煬帝諱改。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吳漢擊宛。

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爲愼侯。賢曰：愼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

北叔父良、族父歙、族兄祉，皆自長安來。甲午，封良爲廣陽王，祉爲城陽

王。宛王賜於光武爲族兄，更始近屬也。歙許及翻亦更始近屬，更始封爲元氏王，祉族兄，春陵康侯，傲之子。光武之族姪而春陵節侯，買之。

嫡曾孫也。更始封爲定陶王。又封兄續、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更始三子求、歆、鯉、

皆爲列侯。求爲襄邑侯，歆爲穀侯，鯉爲壽光侯。○鄧王王常降。帝見之甚歡，曰：「吾見王

廷尉不憂南方矣。更始以王常爲廷尉故帝稱之常拜爲左曹。前書百

右曹加官受尚書事封山桑侯。賢曰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五月庚辰封族父歆

爲泗水王。○帝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

西都後宮之號十四等未有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數十斛終不肯當。六

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以其子彊爲皇太子。大赦。○丙午封泗水

王子終爲淄川王。終歆子也與帝少相親愛故封爲王○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召陵

新息二縣並屬汝南郡賢曰新息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

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濫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

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

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

卒讀曰狝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事見四卷

十六年爲子僞翻

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

說文曰醪兼汁滓酒

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

兼二人之饌。

賈曰饌具也翻又音難戀翻

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

而更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

在坐。

臥翻

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

分猶解也

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八月帝自率諸將征五校。

教丙辰幸內黃。

賈曰內黃縣屬魏郡今相州縣

大破五校於蕭陽降其衆五萬人。

賈曰蕭陽

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余據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杜預註內黃縣北有戲陽城堯城縣本漢內黃縣隋開皇十

八年更名唐末改永定縣戲與

○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

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

潞雍奴二縣皆屬漁陽郡水經曰鮑之水過潞縣南曰潞河鄧隆軍於是水之

南爲彭寵所破宋白曰幽州武清縣本漢雍奴縣水經曰鮑之水過潞縣南曰潞河鄧隆軍於是水之

日遣吏來使故曰營相去百里其執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必

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蓋延圍

睢陽，數月克之。蓋古。蓋翻。劉永走至虞。賢曰：虞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

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地理志：譙縣屬沛郡。賢曰：今亳州。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

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地理志：沛縣屬沛郡。賢曰：今徐州。縣倭音絞，又音効。大破之。永、彊、建走

保湖陵。地理志：湖陵縣屬山陽郡。茂犇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三郡也。帝使太中大

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

降。怖音普，布翻。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鰓魚。鰓步也。各翻。隆，湛之子也。○

堵鄉人董訢反宛城。水經註曰：堵水南經小堵鄉。賢曰：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宛。於元翻。執南陽太守

劉麟，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麟離珍翻。鐔徒含翻。堅姓，鐔名。訢走還堵鄉。○吳漢徇

南陽諸縣，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謁歸，謁告而歸也。怒漢掠其

鄉里，遂反，擊破漢軍，屯據清陽，與諸賊合從。從子容翻。○九月壬戌，帝自內

黃還。○陝賊蘇况攻破弘農。

陝失再翻

帝使景丹討之。會丹薨。征虜將軍祭

遵擊弘農柏華蠻中賊。皆平之。

東觀記曰柏華聚也。鄆道元曰河南郡新城縣故蠻子國也。縣有鄆聚。今名蠻。

中括地志故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祭則介翻。

○赤眉引兵欲西上隴。

隴縣屬天水郡有大坂名隴。坻三秦

記曰其坂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

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泝隴無蠶桑

八月乃凍解。

五 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

涇陽二縣屬安定郡。賢曰烏氏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高縣之南。敗補邁翻。氏音支。 赤眉至陽

城番須中。

鄆道元曰陽城在安民縣。賢曰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泝番音盤。

逢

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

復扶又取其寶貨。凡有玉

匣殮者。率皆如生。

殮力賊遂汗辱呂后尸。

汗烏故翻。關中記呂后合葬長陵。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

東 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

地理志郁夷縣屬右扶風。

反爲所敗。

敗補禹乃出之雲陽。

地理志雲關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賢曰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南赤

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

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逢音廂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

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地理志谷口縣屬馮翊。賈曰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水經註曰涇水東經九疊山。東中

山西謂之谷口。杜佑曰谷口今雲陽縣洛谷是。宋白曰當涇水所出之處。故謂之谷口。塵力弔翻。又力救翻。大破之。嘉手殺

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

歙詣禹降。歙許及翻李寶倨慢。禹斬之。考異曰更始柱功侯李寶時爲劉嘉相。此蓋別一人。同姓名。余參考

范書究其本末。漢中王嘉卽以更始柱功侯李寶爲相。禹誅之。非別一人也。○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爲征

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

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此家猶言此人也。卽日拜常爲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建

義大將軍朱祐等七將軍。討鄧奉。董訢。彭等先擊堵鄉。堵音者鄧奉救之。

朱祐軍敗。爲奉所獲。○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爲天子。登將樂

玄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降。○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

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

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地理志河南縣

屬河南郡故鄆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般民是爲成周晉地道記河南城去雒城四十里宋白曰河南縣

周平王徙居於此至敬王乃徙居成周漢爲河南縣歷魏晉及後魏皆理於唐苑城東北隅 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

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重直用翻元元塗炭。賢曰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無所

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帥所類翻散其小

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壞音怪復扶又翻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

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好呼到翻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

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臣光

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也周經賈之詩也鋪亦

定謂安天下也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

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窮寇者言其執已窮

執必致死也兵法曰窮寇勿追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孫武子折

筆筭之筭杖也折杖筭之言易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復扶又下同帝以伏隆爲

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使疏吏翻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

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令力政翻長知兩翻○十二月戊午詔宗室列侯爲王

莽所絕者皆復故國王莽始建國二年免漢宗室列侯爲民事見三十七卷復如字○三輔大饑人相

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

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復扶又翻帝遣破姦將軍侯進

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地理志新安宜陽二縣皆屬弘農郡

要與邀同 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

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化華戶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

卒五千餘人。

資治通鑑卷四十終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宋 司馬光 編集

元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三

起強圉大淵獻盡屠維赤奮若凡三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晉書職官志曰西征起於漢代謂此鄧禹

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

數所角翻徼一遙翻

乃率車騎將軍

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

地理志河北縣屬河東郡湖縣屬京兆

要馮異

共攻赤眉

要一遙翻下同

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

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卒讀曰猝下同

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

十事九成猶有一不中萬事萬成言算無遺計也要一遙

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

言日景移也。

赤眉陽敗。棄輜重走。

重直用翻。

車皆載。

土。以豆覆其上。

覆敷救翻。

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

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

復扶。

又翻敗。補逃翻。

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奔走上回

谿阪。

杜佑通典曰。回谿在河南永甯縣東北。俗名回坑。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道皆由此。鄧道元云。曹公西討。惡南路之

險更開。北道。

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復扶。

○辛巳。立四親

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禮天子立親廟。四今依以立。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

尉南頓。令廟。

○壬午。大赦。○閏月乙巳。鄧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

上時掌。翻下同。詔。

還梁侯印綬。以爲右將軍。○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

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

所以示弱也。

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

亂赤眉不復識別。卒讀曰猝復扶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嶠底。嶠底

也賢曰卽嶠阪也在今洛州永甯縣西北。降男女八萬人。降戶帝降璽書勞異曰。勞力始雖

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賢曰淮南子曰至

又前書谷永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方論

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陳

陣曰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

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

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璽斯氏翻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

齊。實曰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水經註曰洛水之

昌縣東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宜陽縣明旦。大陳兵馬。

臨雒水。帝改洛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

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

兩翻

徐宣等叩

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

始。

樂音洛

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

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賢曰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言微有剛利也錚初耕翻佼佼古

巧翻時使人僚兮今相傳胡巧翻言佼佼者凡庸之人稍爲勝也

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

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

子。以爲趙王郎中。

趙王良帝叔父也盆子爲其國郎中

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

食其稅終身。

賈曰均輸官名屬司農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均輸官以

相紹運故曰均輸

劉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

祿殺更始事見上卷元年爲于儁翻

自繫獄。帝赦不

誅。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

賢曰海西縣屬琅邪郡

永聞伏隆至劇。

地理志劇縣屬北海

郡春秋紀國之地杜佑曰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

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

隆與共守二州。

二州青州徐州也

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

間使上書曰。

問古寬翻使疏吏翻

臣隆奉使無狀。

賢曰言罪大也

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

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

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

下。

賢曰累託也音力僞翻

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

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

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步據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

南平原泰山菑川十二郡

○帝幸懷○吳漢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

賢曰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濟州濟源縣東南蓋古盍翻

○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爲大司徒○

涿郡太守張豐反。

郡國志涿郡在雒陽東北千八百里

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

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賢曰跋扈猶言暴橫

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度徒洛翻執無久全。其中必有

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

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考異曰朱浮傳尙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

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按新明年乃爲尙書令蓋追劾之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

縣。賂遺匈奴。遺于季翻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堵陽縣屬南陽郡杜佑曰唐州方城縣漢堵陽縣應劭曰堵陽景帝改爲順陽二說不同

奉逃歸涇陽。董訢降。訢音欣降下江翻下同夏四月。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

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去年奉禽祐今因祐而降帝憐奉舊功臣。奉鄧晨之兄子也且蠶起吳

漢。事見上卷上年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背蒲妹翻暴師經年。陸

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陳讀曰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

是斬之復朱祐位。○延岑既破赤眉，卽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衆

寇猶盛。岑據藍田，王欽據下邳。賢曰：秦武公伐邾，戎置以芳丹據新豐。

芳姓也。風俗通有漢幽州刺史芳乘。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

口，呂鮪據陳倉，角閔據汧。角姓也。漢有角善叔汧，苦堅翻。賂延據盩厔。盩厔音舟，室姓

有公子賂子孫以爲氏。任良據鄠。鄠音戶。汝章據槐里。汝姓也。商有汝鳩

齊汝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

行，屯軍上林苑中。異自誦谷之勝，引兵而西。延岑引張邯、任良共擊異。

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保與岑遂自武關走南陽。走音時

百姓饑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委於僞翻馮異軍

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

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

詣京師。

帥所類翻

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

于翻

下仇翻部

其餘悉平。○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

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

周建劉永將也

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軀。還

營。

郝與同

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

三軍之氣以將為主故云然

漢乃勃然裹創而起。

創初良翻

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

且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

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

反音幡蓋古盍翻

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

延圍睢陽。

睢音雖

車駕自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

餘人南擊秦豐。五月己酉。車駕還宮。○乙卯晦。日有食之。○六月壬戌。

大赦。○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

地理志穰縣屬南陽郡

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豐以女妻之。

走音奏妻七細翻

建義大將

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賢曰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鄆州南臨淮郡復有東陽縣非此

地也余據郡國志南陽濟陽縣有東陽聚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岑護軍鄧

仲況擁兵據陰縣。賢曰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水經註沔水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西宋白曰今光

化軍本而劉歆孫龔爲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前此帝嘗

中說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樂音秦豐拒

岑彭於鄧。地理志鄆縣屬南陽郡春秋之鄆國也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丘別遣

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

建突出將走鄧。此沛郡之鄆縣也賢曰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

降。姓諸齊大夫蘇茂周建犇垂惠。郡國志沛郡山桑縣有垂惠聚賢曰

佑通典曰垂惠聚在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使犇保西防。又音効冬

十月壬申上幸春陵祠園廟。春陵節侯以下○耿弇從容言於帝。從千

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

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十一月乙未。帝還自春陵。○是

歲。李憲稱帝。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應江十二城。憲所得者九城耳。○帝謂太中大

夫來歙曰。姓譜。邾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邾。因以爲氏。後避難去邑。漢功臣表有軟侯來蒼。歙許及翻。今西州未附。

西州謂子陽稱帝。子陽公孫述字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

所在。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事見三十九年臣

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楊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

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使疏吏下同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

禹爵署。事見上卷元年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

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賢曰。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也。

四年正月甲申。大赦。○二月壬子。上行幸懷。壬申。還雒陽。○延岑復寇

順陽郡志順陽縣屬南陽郡順水東南入蔡括地志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復扶又翻下同遣鄧禹

將兵擊破之。岑犇漢中。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甯王。○田戎聞秦

豐破。恐懼欲降。降戶江下同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

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如掌喻其狹也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

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圍。吾降決矣。岑彭時為征南大將軍故戎云然乃留辛臣使守

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上黎丘。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沔口自沔口上時掌翻辛臣

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間古寬翻而以書招戎曰。宜以時降。無

拘前計。戎疑臣賣己。灼龜卜降。兆中坼。周禮董氏凡卜以明火蒸爇吹其坼契以授卜師鄭玄曰爇爇

用荆莖之類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

之。戎亡歸夷陵。○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鄴。己巳。幸臨平。賢曰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

定州鼓城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

城而反。

賈曰兩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強宗豪右兩番革余謂守長者守兩縣長非正官也長知兩翻下同

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

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

而下城，非衆所及也。」○五月，上幸元氏。辛巳，幸盧奴。將親征彭寵，伏湛

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從子容翻漁陽邊外荒

耗。邊外者邊於外夷也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易以鼓翻誠臣之所惑也。

上乃還。○帝遣建議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祭側

界翻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

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西都有方士東郡因稱爲道士好呼到翻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

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

爲于僞翻下同豐乃知被詐，仰天嘆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

況與寵同功。況與寵同有助漢之功事見上卷三十九卷更始二年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

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

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賢曰良鄉陽鄉皆縣名並屬涿郡陽

鄉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宋白曰良鄉在燕爲中都漢爲良鄉縣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

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六月辛亥。車駕還宮。○秋七月

丁亥。上幸譙。考異曰袁紀六月幸譙今從范書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

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賢曰前書賁赫音肥今姓作賁音奔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

今沂州憲聞之。自郟圍之。賢曰郟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郟音談蓋延及平狄將

軍山陽龐萌在楚。楚彭城也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賢曰擣擊也此謂擣擣虛也此

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

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

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犇走。賊計已立。圍豈可

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八月戊午。上幸

壽春。地理志壽春縣屬九遣揚武將軍南陽馬成。率誅虜將軍南陽劉

隆等三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九月。圍憲於舒。地理

志廬江郡舒縣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會古外翻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

能保全其郡。郡國志臨淮郡在淮陽東千四百里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

典。又少舊臣。少時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灑度。施行之。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

閭相善。援與述皆茂陵人說文曰閭閭也侯旰翻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

皆布名方言曰襜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襜關之東西謂之襜衣爲于僞翻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

交之位述鸞旗旄注見十三卷文帝元年旄騎旄頭騎也秦穆

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出故置旄頭騎以前驅警蹕就車磬折而入賢曰磬

如磬之曲折敬也孔穎達曰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折殺案考工記云磬

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

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洛音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

走迎國士周公一飯三吐哺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賢曰言若布帛如

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

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中黃門宦者帝在宣德殿南廡下廡音武堂

但幘坐迎笑董巴曰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詩曰

頰者頭首嚴隨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中爲屋合後施收

貴賤皆服之蔡邕曰曠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曠服之謂援曰卿遨遊二帝

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

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少詩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陸戟

者持戟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

刺客願說客耳說去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盜名字謂僭

稱王也易以鼓翻復扶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

真也○太傅卓茂薨○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宛於岑彭攻秦豐三歲

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丙寅帝幸黎丘遣使招

豐豐不肯降降戶江乃使朱祐等代岑彭圍黎丘使岑彭傅俊南擊田

戎○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

印章守式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

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犇漢中。考異曰公孫述傳使李育與呂

敗之按本紀四年馮異攻述將程焉戰陳倉破之馮異還擊破呂鮪營

保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

德義。思相結納。樂音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已矣。但駑馬銜刀。不可強扶。賢曰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

可強扶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蘇代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

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立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

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數所角翻

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御讀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

千百人躡躅三輔。躡也躡直炙翻躡直錄翻微將軍之助。則咸陽

已爲他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

如言。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賢曰秋一歲中功成管仲曰。生我者父

母成我者鮑子。

賢曰事見史記

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

問古覓翻

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

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

扶安謂相扶助而安也

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

復北出。

又復快翻

○泰山豪傑多與張步連兵。吳漢薦强弩大將軍陳俊爲

泰山太守擊破步兵遂定泰山。

郡國志泰山郡在雒陽東千四百里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

曰袁考異

曰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奉使遊先至長安爲仇家所殺其弟爲囂雲

旌將軍來歙恐其怨恨與援俱還長安按囂使被殺者周遊也不在此

時 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

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

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

賢曰此論語孔子

今上好吏事。

好呼到翻

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記翻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又翻○二

月丙午大赦○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校戶教翻馬武爲茂建所敗

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呼火故翻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弩力而已乃

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

與吾相恃馬武爲捕虜將軍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

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人各致死則一人倍二人之力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

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悉兵而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

斷髮請戰斷丁管翻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復扶又翻挑徒了翻下同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

樂倡音呂茂兩射營中射矢如雨也射而亦翻中霸前酒樽中竹仲翻霸安坐不動軍吏

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易以鼓翻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

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

數所角翻徼堅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

人兵者也。

舜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霸蓋引其言。

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

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郡

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乙丑上行幸魏郡。○彭寵妻數爲惡夢。

數所角翻

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

信之。

子后蘭卿歸見上

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

賢曰便室之室非正

也。蒼頭子密等三人。

賢曰秦呼民爲黔首謂奴也。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

因寵臥寐共縛著牀。

著直

略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

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

捽昨沒翻

寵急呼曰。趣爲

諸將軍辦裝。

趣讀爲此賢曰呼奴爲將軍者欲其故已也呼火故翻爲子僞翻

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

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

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

細細

家中財物皆以與若

汝也

小奴意欲解之

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

六匹

被皮並翻加馬以鞍勒曰被馬

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

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

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

怖普

其尙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

師國

以寵所署置也蓋寵王莽之制

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權德輿議曰伯通之

叛命

伯通字

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瀆昭示王度

王度猶言

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

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

衛司寇齊豹以私怨殺衛侯之

兄孟五年春秋書之曰盜三叛人名謂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五年庚辰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句音無乃異於是乎。○帝以扶風郭伋爲漁陽太守。郡國志漁陽郡在

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

口增倍。○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節迎耿况於上谷。郡國志上谷郡在

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况至京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地理志牟

平縣屬東

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郡國志平原郡在 大破之。

追討餘黨。至勃海。郡國志勃海郡在 降者四萬餘人。上因詔弇進討

張步。○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前作平 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

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論語孔子之言呂與叔曰託六尺之 龐萌是也。

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下 萌以爲延譖己。自

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詔書勞延曰東觀記漢書皆云萌攻延與戰破之

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詔書勞延曰東觀記漢書皆云萌攻延與戰破之

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延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今從延傳 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

王屯桃鄉之北。東平國任城縣有桃鄉賢曰故城在今兗州巽丘縣西北 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

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

各厲兵馬會睢陽。睢陽梁國都郡國志在睢陽東南八百五十里 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

守孫萌。郡國志楚郡在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考異曰袁紀作楚相孫萌今從范書 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

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號戶刀翻下同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

復蘇。孔穎達曰更息曰蘇言氣絕而更息也 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岑彭攻拔夷陵

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岑彭謀

伐蜀以夾川殺少。夾川猶言夾江也 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地理志夷道縣屬南郡 自引兵還屯津鄉。郡

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賢曰所謂江津也 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夏

四月旱蝗。○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

從橫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從千容。謂復扶又謂。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

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自爲政。本根既微。枝

葉彊大。本根謂王室。枝葉謂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

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借工暇。又工

雅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賢

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不得罪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朝直遙翻。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

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

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

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

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師古曰。持。偏持。其足也。居蟻翻。時民

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爲于僞翻。風讀曰諷。曰。昔堯之禪舜曰。

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論語所載。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

天下。洎其翼翻。契息列翻。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見事

七卷秦二世元年。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

德不紀。師古曰。不紀言不爲人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屈起特起也。屈求勿翻。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

可以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聖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沖馮曰。神器。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悲夫。

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師古曰。隸。賤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

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

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處昌呂翻。故雖遭羅阮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

梁籍。籍。項也。項。梁也。成如王莽。然卒潤鏹伏質。師古曰。質。鎗也。伏於鎗。亨醢分

裂。

享與烹同

又況么麼，尙不及數子。

師古曰么，麼皆微小之稱也。么音一，麼音莫，可翻。

而欲闇奸

天位者，慮

奸音干

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

卒讀

曰，葬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

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

事見九卷。

高祖元年。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

垂策書於春秋。

師古曰：凡言匹婦，謂凡庶之人。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

而况大丈夫之事，慮是

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分扶問，下同。

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

足揮洗，捐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

洗息典，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收陳平於亡命。

見高帝紀。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

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

覬音冀，覦音兪。

距逐鹿之誓說，審

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漢制將軍府及司隸刺史郡守皆有從事甚禮

重之。彪遂爲融畫策。爲子使之專意事漢焉。○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

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

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

亡滅。說檢內翻復扶又翻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

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

宇。與隴蜀合從。從子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尉佗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佗徒何翻融

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見賢自前世博

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谷永書見三十卷成帝永始

二年夏賀良事見三十卷成帝建元二年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改名事見三十卷成帝

殺和二年諫字子駿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

識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事見三十九卷正始元年說卷語翻此皆近事暴著暴步木翻毛晃曰顯

示也又如字義同衆所共見者也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

強號令最明視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

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時衆推融爲大將軍故置長史先是帝亦發使

遣融書以招之先悉薦翻遺于季翻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

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

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言左投則蜀重右投則漢重也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

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

時定開兩說以觀融去就量音良卒子恤翻術讀曰橫從子容翻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

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事見七十二卷高帝十一年賢曰七郡蒼梧鬱林合浦

交趾九真南海日南也余謂尉佗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分扶自適己

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

之外。○朱祐急攻黎丘。六月。秦豐窮困出降。輜車送雒陽。吳漢劾祐廢

詔命。受豐降。上誅豐。不罪祐。○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

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桃城卽桃鄉之城也賢曰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

重。重直用翻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賢曰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地理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師

抗古曰音甫。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復扶又翻任音壬欲

進而宿任城。度亢父之險說去桃城六十里。且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挑徒

了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郡國志東郡去雒陽

八百里。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

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

資台通鑑卷四十一漢紀世祖光武皇帝十五商務印書館藏版

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

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使彊夜走從董憲。秋七

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地理志昌慮縣

屬東海郡。宋白曰：徐州滕縣漢善昌慮二縣地。應劭註善縣卽小邾國。又有邾國濬城。在今縣東南。卽漢之昌慮縣也。師古曰：慮音慮。憲

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賢曰：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時證翻。帝至蕃。賢曰：蕃音皮。又音婆。地理志蕃縣屬魯國。應劭曰：小邾國也。師古曰：白莫云。蕃音爲魯相國。人爲諱。改曰皮。此說非也。郡縣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

必皆依本字。杜佑通典蕃音反。余謂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當從通典反音孚。袁翻。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

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

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使彊將其衆降。降戶江翻。蘇茂、犇張步。憲及龐萌

走保郟。八月己酉。帝幸郟。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郟。

董憲、龐萌走保胸。賢曰：胸縣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在胸山縣西九十里。劉紆

走保胸。賢曰：胸縣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在胸山縣西九十里。劉紆

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冬十月。帝幸魯。魯國本屬

徐州帝改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費曰歷下城在今齊州歷

城縣。考異曰。袁紀作濟南。王費邑今從耿弇傳。又令兵屯祝阿。地理志祝阿縣屬平原郡。郡賢曰。今齊州縣故城在今山在

禹縣東北。天寶元年改祝阿爲禹城。以縣西有禹息故城也。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

先擊祝阿。自且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

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郡國志濟

南歷城有巨里聚賢。曰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趣讀曰促。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

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

攻具者。欲誘致之耳。誘音西。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

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坂者曰坂。上時掌翻。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陳讀曰陣。

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賢曰兇恐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

復收其積聚。復扶又翻積子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郡國志濟南郡在維陽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賢曰

東千八百里濟子禮翻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菑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臨菑縣屬齊郡相去四十

里。奔進軍畫中。賢曰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翻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居

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以易

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校戶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奔敕

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

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

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

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復扶所謂擊一

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卒讀曰猝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

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

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

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即就

卓賢曰：弇況之長子，故呼爲大耿。少詩：沼翻。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

彤渠帥重異等兵。賢曰：重姓異名，重直龍。翻：姓譜：南正重之後。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

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

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

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東原山東北，過臨菑縣東。與

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

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

陳讀曰陣。下同。步氣

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

實曰臨。當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

也。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

股。

仲竹翻

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日復勒兵出。

復扶又是翻。下同。

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

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

乘繩證翻

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

禮山宜翻。陸德明曰。以饗。塗酒。賢曰。禮也。

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

遺子季翻

乃出兵大戰。自旦及

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

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舒翼。

人定時。步果引去。昏後謂之人定時。

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

水上。

賢曰。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水經註。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袁宏謂之鉅昧。王韶之以爲巨蔑。北過臨朐縣。

東又北過臨朐縣。西又東北過光縣。西又東北過朐縣。西又東北過朐縣。

八九十里。僵尸相屬。

屬之欲翻

收得輜重二千

餘兩。重直用翻兩音亮下同風俗通車一乘爲一兩箱轅及輪兩兩而偶故稱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勞力到翻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

以開基。事見十卷高祖四年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

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勅渠京翻又田橫亨酈生。

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亨與烹同張步前亦殺伏隆。

事見上三年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

南陽。建此大策。謂三年冬奔從帝幸春陵自請平齊也常以爲落落難合。賢曰落落猶疏闊也有志

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賢曰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

北海縣復扶又翻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

耿弇走之。事見上三年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

可言者。賢曰負愧也再言負者愧之甚也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降戶江翻

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傳直而勒兵入據其城。

平壽城也

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

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

侯。

地理志安丘侯國屬琅邪郡又北海郡有安丘縣宋白曰密州有安丘縣古根牟國城漢爲安丘縣有渠丘亭故莒渠丘公所居也與

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郡國志琅邪郡在雒陽東千五百里上徙陳俊爲琅邪太守。

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地理志城陽國都莒賢曰城陽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降

五校餘黨。校戶教翻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

三百。未嘗挫折焉。○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

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十一月大

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旣至。霸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賢曰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翻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

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賢曰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劾戶概翻。○初、五

原入李興、隨昱。

姓隨。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爲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會。

朔方人田颯。

颯音代郡

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

還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縣。

賢曰

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

與胡兵侵苦北邊。○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賢曰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

曰一年成邑二年成郡。治直之期。

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

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

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

西伯文王也。

與諸將

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尙服事殷。

論語載孔子之言。

武王

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

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

乃還師

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

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

速不速之速明召也禍患也昭明

無乃

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

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

之意也。囂病之而止。

賢曰病猶難也

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

數所角翻

下同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

效驗也

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

伯在邊。

盧芳自稱劉文伯

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

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帝與囂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

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

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

朝直

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

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

復扶又翻說

囂

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欵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鐫

羌侯。

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賢曰鐫謂鐫鑿也。鐫子全翻。

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

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爲父母未葬。乞骸骨。

爲子僞翻。

若以增秩徙舍。

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也。

賢曰猶釣餌也。

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

焉於度翻。

願留妻

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

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將如字。

囂將王元以爲

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

喁喁。

賢曰喁喁魚口向也。音魚容翻。

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

事見上卷元年。

今

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

賢曰儒生謂馬援說。

此

營師光武余謂儒生指鄭興班彪等。

棄千乘之基。

列國之賦兵車千乘。秦緇澗。

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

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

函谷關。爲子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六畜許據隘自守。

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前書徐要之魚不

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蚓同。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泉失也。失泉則

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鷲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質音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

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

之所福。非人力也。賢曰本朝今璽書數到。數所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

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

利。而久疑若是。賢曰言從漢何畏附卒有非常之變。卒讀上負忠孝。下

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

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鷲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王莽

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賢曰交趾郡今交州縣也。南濱大海。輿地志云

開北方遂交於南方爲子孫基趾也。余按武帝元鼎六年置交趾州治廣信時已開朔方遂交於南方爲子孫基趾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並屬交州。余謂唐之交州峯州皆漢交趾郡之地固不可指唐交趾一縣而言也。岑彭素與交趾牧

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

屈其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

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

沙郡在雒陽南二千八百里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零陵郡在

雒陽南三千三百里蒼梧郡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交趾在雒陽南一萬一千里夏戶乘翻守式又翻下同錫姓光名悉封爲

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爲九真

太守。郡國志九真郡在雒陽南萬一千五百八十里復扶又翻任音壬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

始於二守焉。○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處昌呂

外凡朝謁者必拜稱首以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

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

就車。及陛見帝廷。

見賢通翻

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

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

幾居希翻

臣願與坐

雲臺之下。

續漢志曰：雲臺，周家之所造。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藏焉。

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

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

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

少詩召翻

及卽位，以物色訪之。

賢曰

以其形貌求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

地理志：富春縣屬會稽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

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

一歲復徵。

復扶又翻

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

言以疾篤不進于行也。

稽留道上。

過其友人。

王過其友人。

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揚雄

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卒子恤翻○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爲侍子京師，慕樂中國。樂音洛及王莽之亂，匈奴

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

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旁國猶鄰國也。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王莽之亂西域攻沒

都護其吏士妻子皆不得還。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

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終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宋 司馬光 編集

元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四

起上章攝提格盡
旃蒙協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春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復方
目翻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據范紀是年馬成等拔舒
獲李憲吳漢等拔胸斬董

憲龐萌蓋獲李憲則江淮平斬董憲龐
萌則山東平也拔胸之上逸拔舒事 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還從宜
翻又如

字 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

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

示禍福。說文曰騰傳
也數所角翻 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

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

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自言手文有奇復扶又翻王莽何足效乎。

王莽自陳符命遣五威將帥頭之天下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卒讀曰猝

君日月已逝。謂已也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

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驕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

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邯下甘翻說輸茂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

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賢曰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囂傳曰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雍於

用翻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

推吐雷翻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處昌呂翻偃武息

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賢曰以囂居西無東之意

故置之度外。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賢曰間使謂來歙馬

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問古覓翻。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

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沮在呂翻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

下以梁州之地。益州禹貢梁州之域也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

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賢曰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

豪傑尙可招誘。誘音西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

會。倚巫山之固。賢曰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

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

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

師。以待天命。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故未知天命乃還。未聞無左右

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東帝謂光武驅烏

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

復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述做漢制

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獨者。述以爲兵。故曰客兵。

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

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

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

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令時

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爲郎。

哀帝時述以父任爲郎。好呼到翻少詩。召翻。

習漢家故事。

出入漕。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

犍居言翻。

或諫

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

先王子。況翻。

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

此大臣皆怨。

爲述亡國。張本。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

簿也。

帝起兵。徇潁川。異降以爲主簿。

爲吾披荆棘。定關中。

爲于僞翻。

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

倉卒燕蓂亭豆粥。虜沱河麥飯。事見三十九卷更厚意久不報。異稽首

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

射桓公中鉤後。魯梓棺管仲而送於齊。公以爲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酣。管仲上壽曰。願君

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射而亦翻。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

東都臣子率謂天子爲國家難。乃旦翻。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事見三十九年。留十餘日。令

與妻子還西。○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考異曰。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

用詔書當在此年。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爲太中大夫。○三月。公孫述使田戎

出江關。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巴郡。復縣。賢曰。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

雙州。南魚復縣。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

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賢曰。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又公孫述傳註曰。白水關在漢陽

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余據水經。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

南。西傾。山東南流入陰平。又東南。南經廣漢。白水縣臨洮。與西縣接界。故

天水之西縣有白水關而廣漢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賢曰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

州金牛西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執

也須侍也執古熟字通用人大呼則響必應言俟其上下乖離而攻之必有爲內應者呼火故翻帝知其終不爲用乃

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部國志長安在雒陽西九百五十里謁園陵遣耿弇

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

多設疑故歙許及翻隴斯氏翻疑疑難故事故也復扶又翻事久允豫不決賢曰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

行貌也音淫余按允讀與猶同毛晃曰允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唐史以允豫之允音淫者誤也歙遂發憤質責囂

曰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否音鄙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

既遣伯春委質賢曰委質猶屈膝也又音鑿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

滅之計耶因欲前刺囂亦翻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

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邯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

下之外兄也。來歙字君叔賢曰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使疏吏翻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

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

聞之遂圍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

重直用翻歎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行下孟翻說輸芮翻西州

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爲于僞翻故得免而東歸。○五月己未。車駕至

自長安。○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師古曰坻音丁計翻又音底伐木塞道。塞悉

則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爲後拒。殺

數千人。諸軍乃得還。還從宜翻又如字○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

民也。僞于僞翻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難乃且翻少詩沼翻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所部郡縣各考覈其實也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

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賢曰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

幽明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

如倉氏庫氏之類。是也。長知兩翻下同。

當

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卒與猝同迎新相代。疲勞道

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

勅戶概翻

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

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天於紹翻。卒讀曰猝。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

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三十

年爲一世。治直吏翻。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頗簡。○十二

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

一之稅。謂十分而稅其一也。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賢曰景帝二年令田租三十而稅。○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曰賢

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賢曰汧水名因以名

今隴州新平縣漆水在西。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

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行人之官其後氏焉。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

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

略。異曰：虜兵臨境，懼伏小利。賢曰：懼伏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

之也。懼，居丑。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武孫

子之。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

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曰：猝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

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長知詔異

進軍義渠。古義渠縣屬北地郡。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鞬，日逐王北地。

上郡安定皆降。

與音都。居言翻。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

末屬。

謂孝文。實皇后之親屬也。復扶。又翻。

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

復扶。又翻。故

遣劉鈞。口陳肝膽。

事見上。卷上年。

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

賢曰。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

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器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

識無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

分扶。問翻。背蒲。妹翻。

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

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

賢曰。高平。

縣屬安定。後改爲高平。今原州縣。

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

姓譜。席其先。姓。

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

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厚。

尉與慰同。尉安於藉。薦也。尉以安於

安於。身下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賢曰。謂漢

遭王莽。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

爲此也。

爲于
僞翻

而忿悁之間。

悁恚也
吉縣
翻躁急也

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

委棄
也就

成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

言魄
驚執

政事者貪有其功
而立此逆謀也

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

易以
翻下同難

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

交而易彊禦。

負恃也
易輕也

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

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

復扶又翻
下同難乃

且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

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

謂憂之之過
而言之甚切

將以爲德而
反以取怨也

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

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

封何等。大破之。

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據其
郡羣路遺封何與結盟欲發其衆零音憫

因並河揚

威武。

賈曰並蒲浪翻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

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

融祖父墳墓在扶風

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

遺以四方

珍羞既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能致遠物也數所角翻遺于季翻

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

玄。

張玄魏器使刺七亦翻

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

貳於漢。

先悉薦翻

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

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

爲于僞翻

願足下往觀之。於

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

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惡其上

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

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

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羗豪。

爲陳禍福。

說韓芮翻爲于僞翻說客單車往使足矣光武遣馬援將突騎五千欲耀兵威以示隴右諸將使謀而來

以離囂

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

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表的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爲天下

所指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遺于

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賢曰王元字游翁據

也字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所謂以丸泥封函谷關也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問

至河內問古過存伯春存存問也時囚囂子恂於河內伯春恂字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

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號戶又

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

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

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賢曰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分羹

弱之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

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悟其所常言以感人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

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

爵。

事見上卷四年

今更共陸陸往附之。

賢曰陸陸猶碌碌也

將難爲顏乎。

言將有慙色也

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爲質也復扶又翻質音致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

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也字林曰併音卑正翻朝直遙翻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

牛郎字孺卿說輸芮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

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

二邦謂隴西天水夏戶雅翻

春卿事季孟外

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友賢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叉手從族乎。

賢曰委腰突弱也委音於罪翻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賢曰

以食爲喻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爲

翻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

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

更工衡翻

隗囂上疏謝曰。吏民

聞大兵卒至。

卒讀曰莽

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

節。親自追還。

此因王元隴坻之提而有煨書也

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賢曰家語

孔子謂曾子之對

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

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

至汧。

復扶又翻。汧苦堅翻。

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

歸。輒復位號。不誅也。

高帝時柴武與韓王信書之言

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

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

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使疏○匈奴與盧芳爲

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修舊好。颯使匈奴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颯音立好呼到翻單

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漢官儀曰高祖命天

材官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公孫述立隗囂爲朔甯王。甯靜北邊

也遣兵往來。爲之援執。張形執以爲之援也○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

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上時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

見日月。賢曰謫責也音直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處昌今公卿大夫。

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

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人不宜其人也願陛下屈己從衆。以濟羣

臣讓善之功。成也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

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亢苦浪翻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

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灋。賢曰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尙書洪範曰高明柔克帝

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夏四月壬午大赦。○五月戊戌。以

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

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元王莽厭難將軍陳欽之子賢曰言以臣爲師

以臣爲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

禮。太宗假宰輔之權。賢曰蕭何爲相國高祖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

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操千高翻况已自喻。不信

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激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

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變者上變告之也陪僕猶左傳所謂陪臺也毛晃曰陪臺臣也蓋

古者家臣謂之陪臣故家之陪僕謂之陪僕長知兩翻罔密瀆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

忠之謀。事見三十九年身爲世戮。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

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

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東觀

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胤等自免去郡。寶融承制。拜曾武鋒將軍。更以辛彤爲酒

泉太守。更工衛翻彤余中翻○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賢曰陰槃縣名屬安定郡

今涇州縣宋白曰涇州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

汧。並無利而還。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巡寇扶風馮異軍柁邑

事及至柁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巡取柁邑異即先據

柁邑彼遞又云祭遵亦破王元於汧隗囂傳侵三輔事亦同按此文勢

維諸將才敗還隗囂即遣二將追之故得云乘勝又云馮異未及至柁

邑也然則馮異祭遵之破王元行巡實在六年明矣至十年八月紀又

有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却之此即隗囂傳所書秋囂侵安定至陰

七年攻馮異祭遵矣故遵傳亦云數挫隗囂也而袁紀不載六年事併在

緩爾久不至拘邑故知袁紀誤矣

帝將自征隗囂。先戒寶融師期。會遇兩道斷。且囂兵

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降戶江下同拜太中大夫。封向義

侯。○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颯。颯音立守式又

同下。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前代錄匈奴貴姓喬氏代爲輔相帝令領職如故。○帝

好圖讖。讖楚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好呼到翻何如。對曰。

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

所非也。帝意乃解。○南陽太守杜詩。郡國志南陽郡在雒陽南七百里政治清平。治直吏翻

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治直之翻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比薄必翻

又此時人方於召信臣。方比也召信臣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甯元年召讀曰邵南陽爲之語曰。前

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賢曰略陽縣名屬天

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番音盤宋白曰略陽道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卽故冀城魏冀初中改爲隴城時隗囂居冀以地理考之當從

宋說斬隗囂守將金梁。姓謂金古金天氏之後又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以祭天金人爲金氏囂大驚曰。

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

易矣。易以吳漢等諸將聞歛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

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

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

賢曰雞頭山道也一名塋牛邯軍瓦亭。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關

崗山在原州西塞悉則關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

曰瓦亭關在唐原州之西關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

屋斷木以爲兵。斷丁管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

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

自刎。帝曰。卿欲效張敖乎。憲曰。臣死且不避。況天下之將士乎。帝曰。卿欲效張敖乎。憲曰。臣死且不避。況天下之將士乎。帝曰。卿欲效張敖乎。憲曰。臣死且不避。況天下之將士乎。

以斷車鞞。鞞在馬胸音亂帝不從。西至漆。漆縣屬右扶風以漆水名諸將多以

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宓豫未決。宓與猶同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

囂將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說如字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

畫形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郡國志高平縣有第一城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

氏等。步騎數萬。月氏爲匈奴所破餘種西踰葱嶺其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音支輜重五千餘兩。重直

用翻音亮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朝直融先遣

從事問會見儀適。賢曰猶言儀注余謂適當也會帝聞而善之。以宣告

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殊異也絕也謂待之禮異絕於羣臣也遂共進軍。數道

上隴。上時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

人。屬縣十六。地理志天水郡十六縣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犇西城。從楊廣。賢曰

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邦縣西南余據地理志
西縣本屬隴西郡後乃改屬漢陽西城者西縣城也以西城爲縣名誤

矣明帝永平十七年而田弇李育保上邦上邦縣屬天水郡弇古含翻略陽圍解帝

勞賜來歙勞力到翻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專席而坐於諸將之賜歙妻縑

千匹毛晃曰縑并絲綉又縑也進幸上邦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

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謂必不歸降如黥布囂終不降於是

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邦以四縣封竇融爲安

豐侯融封安豐陽泉蓼安弟友爲顯親侯郡國志漢陽郡有顯親縣東

南帝置顯親縣以封友顯親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坐曾助義侯梁統

竇氏有孝文皇后之親也成義侯史苞襄義

侯庫鈞輔義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數

下同角翻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

也西順也無擅離部曲離力穎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

師騷動。郡國志。穎川郡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河東郡在雒陽西北五百里。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

之言。郭憲字子橫。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

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復扶又。下同。每一發兵。頭須

爲白。言苦心於軍事也。須與顯同古字通用。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

川迫近京師。近其新翻。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

可也。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實曰狡猾也。間古竟翻。說

文曰。註亦誤也。音卦。如聞乘輿南向。乘繩證翻。賊必惶怖歸死。怖普布翻。臣願執銳前驅。帝

從之。庚申。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爲穎川太守。故云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應劭曰。宋人圖長葛是

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師古曰。長讀如字。鎮撫吏民。受納餘降。降戶江翻。東郡。濟陰。盜賊亦起。

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餘里。濟陰郡在雒陽東八百里。濟子禮翻。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

嘗爲東郡太守。

東光縣屬勃海郡。賈曰：今滄州縣。

威信著於衛地。

東郡衛地也。

遣使拜太中

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

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璽，斯氏翻。

戊寅，車駕還自潁川。○安丘

侯張步將妻子逃犇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

陳俊追討斬之。○冬十月丙午，上行幸懷。十一月乙丑，還雒陽。○楊廣

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

水經註：戎丘城在西北戎溪水逕其南。

登城呼漢

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爲，于僞翻。

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

遂自刎死。

加扶粉翻。

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

敗衆心。

沮，在呂翻。敗，蒲遮翻。

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

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

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

卒，讀曰猝。

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

大驚未及成陳。呼火故翻陳轍曰陣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

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重直用翻蓋古盡翻囂出兵

尾擊諸營。尾擊謂將其後而擊之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

不退。汧口堅固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

反爲囂。爲子爲子校尉太原溫序爲囂將。苟宇所獲。姓譜唐叔虞之子受封於河內溫因以命族又

都至食采於溫號溫季因以爲族世序傳序爲護光校尉行部至襄武爲苟宇所獲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皆稱序爲護校尉檢西羌傳

九年方置此官牛邯爲之又云邯卒校尉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

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搥職也宇衆爭欲殺之。宇止

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殺。

無令須汗土。汗烏故翻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

拜三子爲郎。○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王莽貶高句麗爲侯今復

其玉號句音如字
又會駒又巨俱翻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潁陽縣屬潁川郡詔馮異并將其營。遵爲

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

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賢曰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修五寸

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
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爲優劣

也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

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

祠以太牢。復扶下同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皇后卿

兼官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
義故以爲皇后宣名西郡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東都之後純用閹人矣

至葬。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

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遵爲征虜將軍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

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言帝念祭遵屢以爲言羣臣帝乃止。○隗囂病

且餓。餐稷糲。鄭康成曰稷大也。糲乾也。音備。悲憤而卒。卒子恤翻。王

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擄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

馮異擊之。○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

數萬人下江關。任音。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五年岑彭留

分屯夷道夷陵。巫縣亦屬南郡。因據荆門、虎牙。水經註曰江水東歷荆門、虎牙之間。荆

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賢曰。在今峽州夷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橫江

水。起浮橋關樓。立橫柱。以絕水道。關樓范書作闕樓。猶今城上敵樓也。

結營跨山。以塞陸路。則翻。拒漢兵。○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登轅轅。

緱氏縣屬河南尹。縣有緱氏山。轅轅山。轅音環。○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

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高柳縣屬代郡。賢曰。故城在今

代中其山重巒疊嶺東出遼塞匈奴救之。漢軍不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

增。交楚詔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將

軍王霸爲上谷太守。以備匈奴。○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盛古

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息氣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

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

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

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驃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賢

繁時縣屬。廂門。郡今代州縣。時音止。余按茂軍敗績。諸羌自王莽末。

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

拒。司徒掾班彪上言。續漢志司徒掾屬三十一人今涼州部皆有降羌。

江譯戶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

人所見侵奪。窮患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被皮義翻處昌呂翻數所

角開點下八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武帝開西南夷置一都尉幽州部置領烏

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應劭曰漢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長史一人

司馬二人皆六百石校戶數翻治其怨結。治直歲時巡行。行下孟翻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

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

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訴。許

新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帝追爵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以就嗣哀侯後漢舊制惟皇后父封

侯貴人未正位中宮而追爵其父非舊也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

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復扶又翻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缺望。

賢曰缺音羌志翻前音音義曰缺猶寡也一音決猶疑之也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

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公主。取讀曰娶

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

自降挹。以器俯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卒子恤翻。爲子僞翻。○帝召寇恂

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伋招降山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

遣歸附農。附農者附於農。籍也。召讀曰邵。因自劾專命。賢曰。謂擅放降賊也。劾戶概翻。帝不以咎之。後

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莎

車王康卒。弟賢立。攻殺拘彌西夜王。拘彌卽前漢之扞罽唐曰甯彌。西夜國去雒陽萬四千四百里。而

使康兩子王之。况翻于

十年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

覽。收扶又翻。匈奴數千騎救之。連戰於平城下。平城縣屬鴈門郡。破走之。○夏陽節

侯馮異等。馮異傳云。封異陽夏侯。賢曰。夏音買。馬武傳。末列二十八將。官位姓名曰。夏陽侯。馮異。陽夏縣屬淮陽郡。夏陽縣屬左馮。

翊末知就是夏
陽之夏戶雅翻

與趙匡田奔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

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

天水冀縣有落門山。賈曰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

未拔。夏異

薨於軍。○秋八月己亥。上幸長安。○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

第一。

帝之上隴也。遣馬援招降峻。及吳漢等軍。退峻亡歸。故贊復助。贊拒隴。至。

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

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

賢曰從雒陽至高平長安爲中。

應接近

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

從千容翻。

今士馬疲倦。

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

下。帝遣寇恂往降之。

隴下戶江。

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

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

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

使疏吏翻。

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

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

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謂文死則岐亡其膽也。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

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徙諸隗

於京師以東。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彌宗恐其後復能為變也。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

威，捕得，誅之。○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零音憐，種章勇翻。來歙率蓋延等

進擊，大破之。蓋古盍翻。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

涼州流通焉。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度隴。隴右安則涼州之路流通。○庚寅，車駕還宮。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還宮。考異曰：帝紀己酉，幸南陽庚午，車駕還宮。上有二月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

南陽以長曆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蓋帝紀己酉，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紀。還幸章陵。庚午，車

駕還宮。○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數所角翻。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

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

數千艘。艘蘇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棹卒持棹彭以爲蜀

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

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爲征南大將軍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

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

而上直衝浮橋。上時而橫柱有反杷鉤。反杷鉤者既鉤住敵船使不奇

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

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

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先以隆守南郡而自率輔威將

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華陽國志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

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即古捍關也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

杜佑曰巴山縣古捍關如此則別是一處

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勞力到翻百姓大喜。爭開門降。降戶詔

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將後

軍者將兵繼彭後而進者也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

辛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賢曰：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

接宋白：簡通典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墊音

徒協關平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爾雅曰：檣謂之橈。露橈謂露檣。

在外人在船夏先零羌寇臨洮。臨洮縣屬隴西郡。零音憐。洮音滔。來歙薦馬援爲隴西

太守。郡國志：隴西郡在隴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擊先零羌，大破之。○公孫述以王元爲將

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姓譜：環姓也。楚環列尹之後。又楚有賢者環淵。河池縣屬武都郡。六月，來歙

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辨皮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

客刺歙，未殊。未殊謂未絕也。客刺七亦翻。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

叱延曰虎牙何敢然。延爲虎牙大將軍。故以虎牙稱之。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仲翻

同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蓋延字巨卿。屬之欲翻。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

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強其兩翻。歎自書表曰。臣夜人

定後。日入而舉動息。故甲夜謂之人定。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

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稱尺證翻。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

襄骨鯁可任。賢曰骨鯁謂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

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被皮義翻。數所角翻。投筆抽刃而絕。凡爲人所刺者。刀在身猶

未死。抽刃。則氣絕矣。帝聞大驚。省書攬涕。省悉景翻。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歎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乘繩。禮翻。趙王良從帝送歎喪還。入夏城

門。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百官志。城門校

尉。掌雒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卽戶甘翻。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

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又戶得翻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

爲都官從事。百官志司錄校尉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恢。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雒陽朝會。與三府掾同恢。

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欲手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司錄校尉

主三河三輔弘農霸陵。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

上苟諫冢。苟諫保護鮑永事。見三十一卷。更始二年。上時承嗣。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

此何如。武帝置十三州。刺史皆節使者也。司錄今出所部。故言奉使使疏吏翻。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孟行下帝意乃

釋。○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

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廣漢縣屬廣漢郡。賢曰。資中縣名屬犍爲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宋白曰。資

州諸縣皆漢資中地。蓋石縣也。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賢曰。即

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

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涪音浮杜佑音符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

縣北即城宮邇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自分兵

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賢曰都江成郡江也宋白曰襲擊侯丹。大

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賢曰武陽縣屬犍為郡故

又曰故城在今眉州劉詢曰唐陵州仁壽縣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綏山縣東

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賢曰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

州三年置廣都縣隋仁壽元年遷場帝詳改為雙流唐龍執若風雨。所至

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

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帝紀作

沅水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余據今瀘川府通泉縣北有沅水臧宮

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又復扶宮

欲引還恐爲

音去聲

所反

音翻反

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

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

幟昌志翻奇寄翻

決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

呼火故翻

登山望之大震恐

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

爲于僞翻

延岑犇成都其

衆悉降

降戶江翻

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

賢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

昔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近代音北爲背失其指矣

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

臧宮傳作平陽鄉此逸平

字水經註曰臧宮所治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

王元舉衆降帝與

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

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

少隆皆以憂死

省悉景翻少詩照關復扶又翻

○帝還自長安○冬十月公孫述使刺

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

刺殺之刺七亦翻

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

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

千里遣使迎降。任貴降通事見四十卷會彭已被害。被皮義翻帝盡以任貴

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爲于僞翻○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郡國

志武都郡在維關西一千九百里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亶隘。零音憐種章勇翻鈔

楚交副浩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

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宋白曰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後魏得羌地

於此置西都縣附改爲湟水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

可依固。易以其田土肥壤。賢曰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

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二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爲于僞翻長知兩翻

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字或作塢一古翻開溝洫。洫況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樂音洛又招

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上時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禾過古翻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